

825.909

890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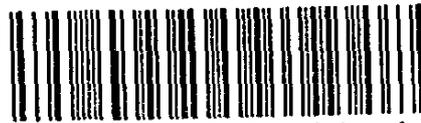
中國文化史叢書

第一輯

中國駢文史

劉麟生著

主編者
王雲五
傅緯平



3 0663 3564 1

商務印書館發行

瞿序

憶吾少時塾中讀文字，所口誦心維者，不外姚氏所選諸篇，每有所作，輒仿其聲調而出之，亦自哂其爛熟也。偶讀左傳卷頭杜元凱序，頗竊疑晉人之文，如此其肅穆演迤，何遽非佳文，豈爲文非搖曳作態不可乎？元凱生於諸大家之前者幾及千年，豈遂不足學，而必諸大家之掣是效乎？逮稍知讀書，便嗜蕭選，兼及徐庾，以爲天下之美在是，益鄙所謂古文詞者爲不足道。試操觚擬古，每於一篇之中，上取漢魏，下取齊梁，雜糅而融合之。於是湘中大師湘綺先生見而激賞，因誨以文字之道，至爲深切著明。然後知向之所疑，果不爲無見也。歲月荏苒，問學無成，回憶少年，妄自矜肆，耆宿過於宏獎，祇堪嗤侮。然數十年中於爲文之道，則已身體力索而差有所得者，抑又未始非爾日敢於致疑仰荷裁成之效也。大抵自宋以來，緣於場屋格式之束縛，雖曰文體較醇，而文章之美，遂泯然以盡。彼爲文者，幾限於一定格式，不合此格式，便不得謂之曰文，其文固易學而易成，最便於書塾之講授，科場之衡

鑒。及其究也，專以此種文式裁量古人，授受相承，法乳無二，故自宋以來，千年之間，文體未嘗大變，不似由漢至唐之間，變化繁賾也。善乎孫淵如之序洪筠軒文鈔也，曰：「明季以來，以八比課士，其選唐宋人文集，多取近於時文習見者，疑爲古文定格。」此語蓋能探微發覆者。近人厭惡文言之膚濫，以致欲一舉而摧陷廓清之，直以口語爲文，此固木必先腐而後蟲生，必然之勢也。顧自文學變遷源流之大勢言之，要不能外推陳出新之義，每一時代，必具其時獨擅之美，以此時之美，融入彼時之美，劑合而釀製之，則又煥然一新矣。居今日而欲矯前此之積弊，開未來之新機，則必痛戒淵如所謂取近於時文習見者，疑爲古文定格之膠見，而悉取古來各種文字之所長，平量融化，益使我國文字，粲然復呈鉅麗之觀。誠如是，則駢文誠不可忽也。向來所謂駢文，本指儷體而言，顧自有所謂古文詞者出，而凡不涉八家之藩籬者，皆不得不歸於駢文之列。駢體文鈔，固已如此。古文詞既不足以概散文，則駢文常包漢魏賦家，以迄於宋四六，乃至近代似駢非駢之應用文字，亦皆在其中。就中如文選諸賦之俾色揣稱，體物瀏亮；如六朝公牘文字之敘述事宜，委曲平實；如魏晉諸文之蕭疎澹遠；如佛典諸文之馡妙微密；如齊梁小品之妍麗婉轉；如徐陵諸書之博辯開張；如庾信諸賦之驅邁縱橫；如唐人

小說之旖旎豐縟；如宋四六之清剛骨立；如清人奏議之明析警闢；如清人書札之典切華潤；任舉一端，皆自有其獨具之美，皆可供筆底驅遣。不此之務，而獨抱守八家之殘闕，以爲文章之美，具在於是，宜乎末學稚齒，視文爲畏途，不得不潰堤防而無所歸矣。邇年從學諸生，每叩余以學文之法。余問以所苦，輒曰：「意中有所欲言，每苦不能造語以達之。又所讀古文，未嘗不諳熟，然操筆效之，終不適於用也。敢以是爲請。」余應之曰：「此皆不讀駢文之過。若取文選熟讀數篇，便知古人命意選詞之變化無端，左宜右有，舉一反三，更無難事。」又專學古文，不能博觀古今文體，則胸中祇有此種格調，於實用自多捍格。試觀近世能文鉅子，如曾文正者，其奏疏文移，何等精切愜當。要是從唐宋人奏議及通鑑諸文融化而來。文正家書中，訓其子再三注意於文選，甚至由文選以推至於訓詁。（見咸豐十年閏三月與紀澤書）足見其功夫所自來。古文專講義法，斷不足以概爲文之道。若能多讀古今應用文字，自不致下筆純乎空言矣。近人文字之弊，約有三端，皆可以駢文藥之。一曰浮淺。駢文中無淺語，試看陸士衡豪士賦序及弔魏武帝文，其推論情理處，真如游魚之出重淵。又如李蕭遠運命論及劉孝標廣絕交論，其反覆申論，面面俱到，名言絡繹，霏玉貫珠，令讀者自得探玩之樂，此駢文之

所長一也。一曰膚闊。此是時文大病，而近人每易中其毒。漢魏賦家，從無一語虛構。故太冲之賦，十年而後成。文賦云：「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駢文雖似繁縟，而必以警切爲主。阮文達嘗曰：「議論空而無意以貫之，文選中散文固不爾。」此駢文之所長二也。一曰枯淡。近人文字，每患句調庸熟，用字枯窘，縱有新意，亦無精彩。文選諸篇，足供後人纂組之需，其義尤顯，無待推說。此駢文之所長三也。學者能於此中參悟一二，自不覺爲文之苦，而反有優游自得之樂。一言以蔽之，不讀駢文，不知吾國文字領域之廣，法門之多也。余往時戲作駢文概論一書，嘗欲鼓吹是說，急於削稿，殊未嘗所欲言。而吾友劉子宣閣實爲之序，枉致推許。今宣閣又自爲駢文史一帙，屬稿之前，徵余商榷之詞，且曰：亦必以序相報。余方自媿學無所進，曷以益吾良友，而宣閣必以爲識途老馬，不聽余之辭讓，故舉意所觸發，泮漫寫此，以弁其端。烏乎！道喪文敝，至於此極，而宣閣獨能從容握管，爲書以詔學子，其風行坊肆，且可預卜。然則古人文之至者，光燄終不可遏，非蚍蜉所能輕撼可知，其又何待余之喋喋爲駢文張目耶？丙子春日，自粵之燕，途出上海，與宣閣相見，縱談至樂，諾此爲文。歸裝甫解，寫成歸之。瞿宣穎兌之甫記。

論者或曰：駢文非盡人能解，故非文之至者。此自文其過之說也。且以唐宋舊畫爲喻，其布置境界，點綴景物，用筆細如絲髮，傅色豔若雲霞，乃至絹地之緻密，題署之精妙，無處不見良工心苦。觀畫者苟非夙擅鑒賞，誰復心領神會？若懸此畫於國門，令負販者觀之，能喻其佳妙耶？佳畫不必盡人皆賞，則佳文豈必責盡人能解乎？文之佳者，竊曲往復，蘊涵萬端，讀者如鼯鼠飲河，滿腹而止耳。漸以鑒賞之法傳之於人，此宜開是書之微意也。

駢文之理，伏於吾華文字語言之形聲組織，假使僅廢文而不廢語，駢文猶無滅理。何則？不觀口語中之民謠俗諺，必兩兩相對乎？所謂文者，本取彰彰之義，非配儷均齊，映發成趣，不足以當文之目。推之於吾華音樂繪畫建築藝術，罔不基於此。則直謂吾人日日孕育熏習於駢偶之環境中，未爲不可也。又不見人家慶弔必用聯語乎？當世之人，痛詆文言，雖作聯語，亦必白話，雖爲白話，仍是駢偶；足知習俗如此，終不易脫駢文之拘絆也。

又流俗之人，每震於駢文用典之浩博，以爲不易索解，望洋向若，因畏生忌，殊不知駢文不盡需以用典爲高，其用典者，亦貴於融合無迹，剪裁得當，雖用典而不覺其用典，方爲妙手。凡專以堆砌爲

能者，固非駢文上乘也。今人不善讀古書，胸中空無所有，無往而不見其扞格，又豈獨不能解駢文耶？

兌之又記。

麟生按：瞿君兌之有駢文概論一書，世界書局出版；又有時代文錄，北平文奎堂寄售。

目次

瞿序

第一章	別裁文學史與駢文·····	一
第二章	古代文學中所表現之駢行語氣·····	一一
第三章	賦家奏疏家論說家暨碑板文字·····	二六
第四章	所謂六朝文·····	四三
第五章	庾信與徐陵·····	六一
第六章	唐代駢文概觀·····	七三
第七章	陸贄·····	八八
第八章	宋四六及其影響·····	九五

第九章	駢文之中衰——律賦與八股文·····	一一一
第十章	清代駢文之復興·····	一二三
第十一章	駢文之支流餘裔——聯語·····	一四五
第十二章	今後駢文之展望·····	一五七

中國駢文史

第一章 別裁文學史與駢文

別裁文學史與文學中之別裁 別裁二字，始見於杜詩。少陵戲爲六絕句云：「未及前賢勿更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讀此詩，可以窺見我國詩聖對於文學上之觀念；其胸襟浩大，虛懷若谷，猶足爲今人則倣。至別裁文學，究爲何物，不可不略論及之。

別裁者，以正宗爲對象者也。作者昔時講授文學史時，學子每以正宗文學之定義相質難，當時媿無滿意之答復，今恐仍不能爲滿意之答復。姑立論曰：凡體裁雅正，氣勢高妙，一時人士所奉爲矩矱之文學作品，皆得證爲正宗文學。異乎此者，則爲別裁。然此爲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如初唐四傑之在當時，固爲正宗文學，不待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四傑已失去其正宗地位。故杜老喟然嘆息，以爲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江河萬古流，卽正宗之文學也。譬諸作字，真行篆隸，區以別矣；昔時士彥，翰苑迴翔，字體率趨顏柳歐虞，奉爲正宗；近頃崇尚北碑，書法誕放，別裁之風大盛。然北碑中亦有舒徐端正之體，如刁惠公墓誌銘之類，則別裁中又有正宗。世事紛拏，進化繁複，斯又蔚爲巨觀矣。倘以之移論文學，何嘗不可作如是觀。宋詞元曲，今人奉承惟恐不至，前此未之有也。以今日之目光觀之，此種時代文學，固不失爲正宗，然古人固以別裁目之。文體然，作風亦然。明人公安體文字，往者不爲士林所齒，現代士大夫搜剔呼號，風氣爲之一變，此又何耶？

請再具體言之，沈歸愚諸人所輯之五朝詩別裁集，譽重藝林，流傳至廣，其所選率重端厚謹嚴之作風，號稱注重格律，而滄海遺珠，俯拾卽是，其中漏列佳作，殊爲不少。輓近人士，詩尙江西派，詞習夢窗，文舍桐城派莫屬，倘以此種種爲文學正宗，則別裁文學中之佳品，被擯棄者多矣。「轉益多師是汝師」之謂何？矧吾國古代文章，駢散不分，後此始涇渭顯然，爲駢文作史，正不妨以別裁文學史視之矣。

單音文字所給與駢文之便利。駢文爲中國文學中之特產，殆已世無異辭。劉申叔謂「非偶詞儷語，弗足言文。」（見劉氏所著中古文學史）此固囿於六朝文筆之分，發爲茲論。然駢文爲我國所獨有，劉氏言之，頗爲親切。其言曰：「物成而麗，交錯發形，分動而明，剛柔判象，在物僉然，文亦猶之，惟是揅欲通曉，絃實礙同，偶類齊音，中邦臻極。何則？准聲署字，修短揆均，字必單音，所施斯適。遠國異人，書違韻誦；翰藻弗殊，俾均斯遜。是則音泮輕軒，象昭明兩，比物類醜，泯蹟從齊，切響浮聲，引同協異，乃禹域所獨然，殊方所未有也。」（劉師培中古文學史講義第一課）

西洋文學中，亦有平行之語氣，（參閱拙著駢文學第七頁至第九頁）而駢文則無有。此則彼方文字之本身，有以限之，匪有他故。中國文字單音隻義，遂造成駢文之絕大機會，蓋單音隻義，易於屬對，且單音之字，說話作文時，有時甚感不便，則復其字以釋之，如名詞中之絲綢，絲卽綢也。形容字之泄沓，泄卽沓也。動字中之欺騙，欺卽騙也。緣此類推，不可悉數。反之則單音隻義之字，不特工於屬對，抑且使作風易於凝鍊，如書經中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詩經中之「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臚仕。」等句子，無不言簡

意賅，而文字簡鍊，實能增加偶儷之可能性。要之或重複其詞，或凝鍊其意，皆所以謀駢儷之成功也。此外則中國文字中之六書，亦爲造成駢文之因素。日月爲明，止戈爲武；見其字卽會其義，指諸事卽成諸文。駢文之美者，幾如一幅圖畫，再加以音韻之諧美，造句之整齊，使讀者易於記憶，直能包舉美文中應有之長矣。或者謂象形文字，爲文字中之較幼稚者，茲姑不具辯。要之駢文爲吾國獨具之美文，有其光榮之歷史，自不可不有專書以紀述之。

以上略言單音隻字之文字，宜於綴駢字造儷句，似不煩吾人之辭費。若更爲進一步之研究，則此種文字，能造成駢文之美質，端恃乎音韻方法，請得羅而述之。

單音文字所給與音韻上之美感，蓋有數端：一曰重言，二曰雙聲，三曰疊韻。重言者，重其言也，如詩經中之「關關雎鳩」，雙聲者，子音相同之字句也，疊韻者，母音相同之字句也；如詩經中之於簪力方剛，前二字爲雙聲，後二字則疊韻也。重言雙聲疊韻三者，相互成文，彼此屬對，其能增加音韻上之美感，自無疑義。今再引用駢文中名句，以資佐證。

重言對重言 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

雙聲對雙聲 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印。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司馬相如
長門賦）

疊韻對疊韻 何嘗不夢姑背而鬱陶，想其區而杼軸。（昭明太子與何胤書）

雙聲對疊韻 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床，無時離手。（徐陵玉台新詠序）

單音文字給與駢文之便利，既如上述，則駢文之演進與嬗變，實乃自然之趨勢。所以劉彥和有云：「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繁，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文心雕龍麗辭篇）然吾人未遑細論歷史上事實以前，宜自駢文之體裁與作風兩方面，觀其演進嬗變之痕迹，方爲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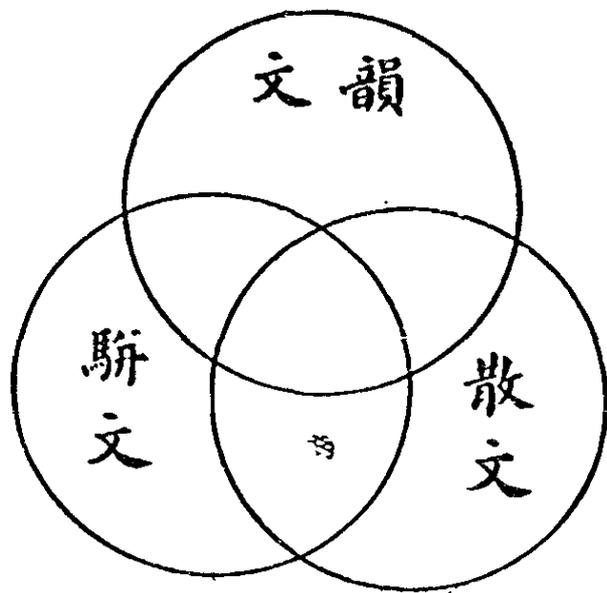
駢文體裁之演進 吾人對於駢文之發展，宜先有基本之認識。易言之，卽駢散之分，乃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古代文章，無所謂駢，亦無所謂散，奇偶相參，純任性之所至，彥和所謂「豈營麗辭？率然

對爾。」深得其中旨趣。東漢文體日趨峻整，至六朝始登駢儷之極峯，然尙無所謂四六文也。唐代古文運動，陳子昂樹之風聲，韓昌黎柳子厚植其基礎。而後駢散之分始著。晚唐李商隱有樊南四六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且爲之辭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見樊南四六集序）至宋代駢文，始專以四六名。其別爲何，卽古代駢文，不專用四六之句，離古愈遠，而四六之句愈多。清代駢文，爲復古運動，始以駢文相號召，於是駢文之體益尊，而範疇益廣矣。李兆洛選輯駢體文鈔，專以漢魏六朝文字爲依歸，且欲寓散於駢，一反乎古，駢散由合而分，由分而漸趨於合，此體裁上之大變也。

於此有一附帶研究者，卽駢文與韻文之關係是也。韻文之在西洋文學中，不過詩歌而已。而在吾國文學中，則有賦，有箴，銘，贊，頌，誄，而賦之爲類爲尤夥。以上種種韻文，有駢行，有散行，有駢散互用，而最古之韻文，則駢文家散文家無不奉爲圭臬，所謂駢散古今分之消息，於此中最易參透。今欲明瞭駢文散文韻文之相互關係，不妨試爲左列之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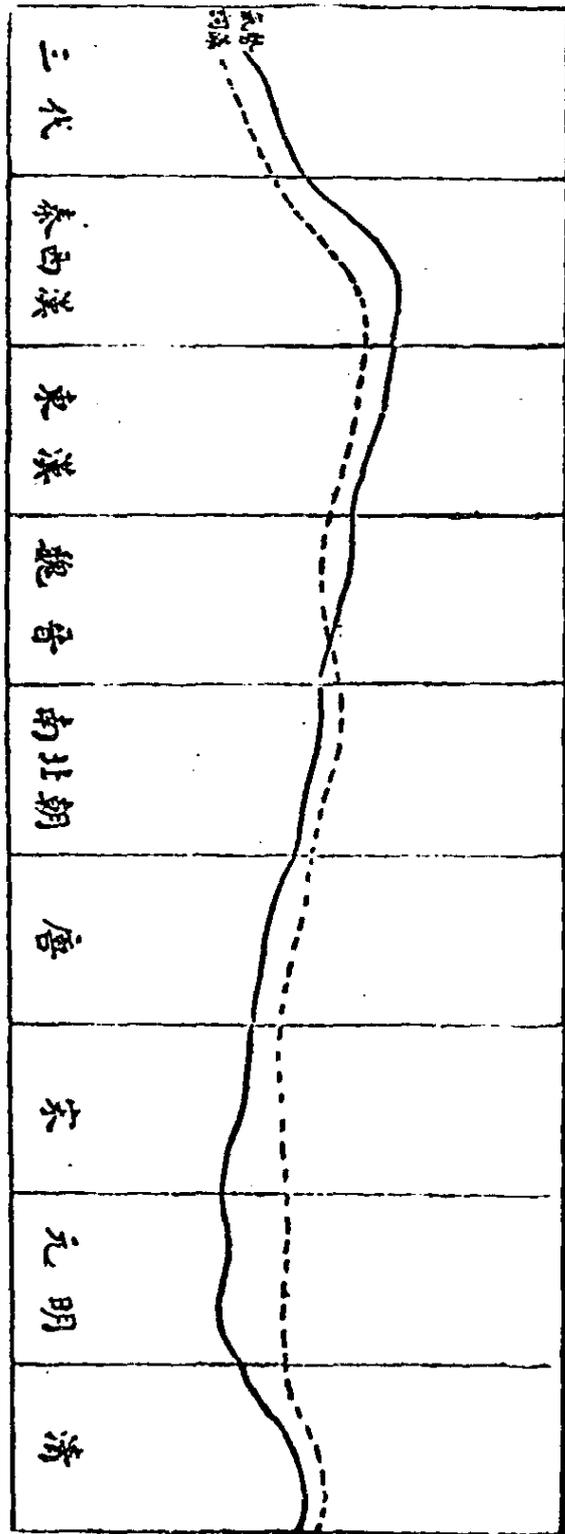
駢文作風之嬗變 明乎駢散古今分，與駢散的區別爲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二大原則，始可

以觀察駢文之作風，與此項作風嬗變之痕迹。揚子法言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韓退之進學解則云：「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此雖論書，其實當時之文體，亦可作如是觀也。秦漢文章，猶重氣勢，雄渾厚重，不以文體而別。司馬相如之賦，劉向之奏疏，殆靡不如是。世人謂司馬子長之文為雄深雅健，其實西京之作風，類此者甚多，子長特其冠軍耳。班孟堅兩都賦序，謂「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即指氣勢而言。西漢人非不用詞藻，而詞藻之中，仍流露厚重氣息，斯為可貴。東漢作風，漸趨峻整，蔡伯喈為文壇巨擘，其文最可玩味，厚重之風有餘，渾樸之氣則少減。駢文造成，此為津逮。魏晉則變本加厲，整儷更甚，自晉陸機潘岳以還，又復詞藻紛綸，漸有凌轢氣勢之動向。六朝作者，雲蒸霞蔚，代有其人，復出之以輕倩之作風，而後駢文益臻美麗之域。駢文之發展，達於頂點，而厚重之風，蕩焉無復存。



矣。唐代駢文，接踵前朝，對於氣勢詞藻二者，尙能兼重，然亦詞藻過於氣勢，古文運動風起雲湧而後，駢散之分始著，作風之分庭抗禮，從可知也。宋人四六，悉重散文化，殆能於氣勢方面著想，然勁直之中，時存獷悍生硬之氣，於倩美二字，不無損傷。元明遞嬗，此道幾於蕪廢不治。清代作者繼起，駢文始告中興。詞藻過於氣勢，其風至今未泯。惟一二名家，能窮其變。孫德謙六朝麗指序，尤言之親切有味。其言曰：「麗辭之興，六朝稱極盛焉。余少好斯文，迄茲靡倦，握綈籀諷，垂三十年，見其氣轉於潛，骨植於秀，振采則清綺，陵節則紆徐，緝類新奇，會比興之義，窮形杼寫，極絢染之能。」文心雕龍所謂「氣無奇類，文乏異采，則碌碌麗辭，昏睡耳目。」（麗辭篇）亦與孫氏同指。駢文之真諦，至此始大彰於世，而氣勢與詞藻之輕重，亦不煩言而決。重氣勢正所以愛惜詞藻，而後古代駢文之美，方得其公平之估値。今後駢文作風之趨向，亦於此可知所取裁焉。

今不嫌辭贅，再以圖解標明駢文作風之動向如左：



駢文何以有史 值此漢字拉丁化高唱入雲之際，而吾人猶高談駢文，爲駢文作史，其意何居？吾以爲解答之語有二：一爲駢文之在昔日，亦曾有其光明獨立之史蹟，時至今日，不可不爲之作一綜合的敘述。二則駢文之在吾國，與文化生活，有一種密切與特殊關係，其昔日演進之事跡，焉可忘耶？

駢文之在吾國文學史中，自有其光榮之史頁，此甚易知。駢散之分，前此無有；卽散文之佳者，固

無不導源於駢。今欲治散，亦宜治駢。矧六朝文學，爲駢文之極致，美文至此，斯稱大觀。數千年間演進，蛻化之迹，或爲古今人所忽視。綜合研究，蔚成專書，殆不可少。

其次則吾人日常生活，一涉及文化藝術方面，靡不於駢文有關係。婚喪祝壽，既無不以聯語爲饋贈品；游山玩水，亦吟哦名聯佳句以爲樂；涉園成趣，弔古咏懷，而名人聯語，所貢獻者爲獨多。此爲吾國僅有之現象，可以自豪。所謂文學大衆化，固未易遽言，而欣賞文學之普遍，實於此可以植其基。闡揚已有文學上之特產，以決定今後吾人對於駢文應取之態度，尤不可以無專史明矣。

明乎此，則駢文自宜有史。梁任公有言：「生今日極複雜之社會，而欲恃一手一足之烈，供給國人以歷史的全部知識，雖才什左馬，識伯鄭章，而其事終不可以致。然則當如之何？曰：維有聯合國中有史學興味之學者，各因其性之所嗜，與力之所及，爲各部份的精密研究，而懸一公趨之目的，與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三章）吾謂治文學史亦然，苟假吾人以時日，吾人應先治片段的文學史，詩史，詞史，曲史，小說史，皆宜有專著，融會貫通，另行鎔冶，成爲一部大文學史；如此則別裁文學史之成功，不綦大歟！

第二章 古代文學中所表現之駢行文氣

吾人置心於駢散之爭，即不能不研究駢散應用之遲早。以自由表現意志言，則散文似應獨早；以上古人民生活簡易文字取便於記誦言，則駢文又不能獨後。要之古代文章駢散不分，其來已久；則偶句之應用，自不能後人。文心雕龍麗辭篇，所謂「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同儷）辭率然對爾。」即是此意。如此則駢言儷句，殆挾文字以俱來，古籍班班，徵引有自，請先論六經，然後略及諸子。

易經 經子多不屬於狹義之文學，已昭昭然在人心目中。（詩經除外）然古籍傳誦數千年，其間名章迴句，絡繹徵引，早獲得文學上最高地位。若夫截取名篇，選入總集，則其例更夥。如易經文
言一篇，正不妨以最早之駢文視之。今錄之於左：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

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元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

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繫辭中尤多駢行之佳句，故劉彥和云：「《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麗辭）

篇。清阮元擊經室集，至作文言說以彰之。其言曰：「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象其形也。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以期傳之久遠，其著之簡策，亦有漆書刀刻之勞，匪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也，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使人易誦易記，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而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此千古文章之祖也。文言一篇，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惠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而世之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唯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以爲煩，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所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自齊梁之後，溺於聲律，彥和文心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可謂之不正。昭明所選，名曰文選，蓋必文而後選，非文則不選。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而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

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振筆縱書者比也。故昭明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名之爲文也；名之爲文，必義歸藻翰而後可也。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於是昭明之所不選者，反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卽子，非子卽史，其合於昭明所謂文者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在奇偶之間。經史子多奇而不偶，故唐宋八家，不尙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尙奇。如必以比偶爲非古，而卑之，則孔子之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八，韻語凡三十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阮氏此論，發前人所未發。要之周易文字，孔子所作獨多，則證孔子爲駢文之初祖，殆無不可。

詩經 詩三百篇，爲最古之詩選，其隸於純文學，自無庸非議。而句之用偶，亦幾於十之六七。今欲觀駢偶之淵源，更舍此莫屬。

間嘗謂駢偶之法，厥有數端：有駢於意者，有駢於句者，有駢於字者。今以毛詩爲例，則開宗明義第一章，「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四句，卽意駢也。其下文「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四句，則句駢而字亦駢矣。又其下「求之不得，寤寐思復；悠哉游哉，輾轉反側。」

則近於流水對矣。

古今作對之方法，詩經中殆無不畢具。唐上官儀云：詩有六對：一曰正名對，天地對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茅是也。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六曰雙擬對，春樹秋池是也。

正名對

夏之日，冬之夜。（葛生）

同類對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采蘋）

連珠對

嚶嚶草蟲，趯趯阜螽。（草蟲）

雙聲對

既優既渥，既霑既足。（信南山）

疊韻對

燕婉之求，籟條不鮮。（新台）

雙擬對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北風）

以上言字駢而未言句駢，毛詩中偶句之法，可分爲本句對，順句對，隔句對，錯綜對，整章對五種。

（參閱陳鍾凡中國韻文通論第一章）

本句對 是刈是穫，爲絺爲綌。（葛覃）

順句對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扶蘇）

隔句對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詠之遊之。（谷風）

錯綜對 爰居爰處，爰笑爰語。（斯干）

整章對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斯干）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罝濊濊，鱸鮪發發，葭芡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揭。（碩人）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大東）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

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北山）

整章對中，往往包括順句對，隔句對，或錯綜對，又兼有重言雙聲疊韻之妙用。彥和所謂「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聲律篇）不意毛詩中偶句，實能包舉囊括之而有餘，豈非文章妙到秋毫類歟？

書經 尙書五十九篇，其中如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禹貢，仲虺之誥，伊訓，泰誓，洪範，周官等篇，猶多駢儷之詞。至盤庚，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多士，君奭，多方等篇，則散行居大半矣。昌黎所謂「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是也。若進而論之，則今文尙書中，又不如古文尙書或今古文尙書中之多偶句，古文尙書，久已有偽造之嫌，今文少偶句，而古文多儷語，此實大可注意之一點。要之古代雖駢散不分，而應用文之偏於用散，亦可於此中窺其消息矣。特尙書中偶句亦多極工整者，嘗鼎一臠，繫諸左方。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堯典）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皋陶謨）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禹貢）

佐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仲虺之誥）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太甲下）

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盤庚上）

崇信奸回，放黜師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秦誓下）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惡之懷。（蔡仲之命）

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周官）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呂刑）

禮記 劉師培廣文言說云：「六藝之中，詩篇三百，固皆有韻之詞；即易書二經，亦大抵奇偶相生，聲韻相叶；而爾雅釋訓，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亦三十條；惟戴禮周官經，言詞簡質，不雜偶語韻文，則以昭書簡冊，縣布國門，猶後世律例公文，特設專門之文體也，故與文言不同。」然禮記中名篇，如禮運，學記，樂記，儒行等等，猶多偶儷之詞，特作品或多屬之漢人，其文章亦不必甚古耳。其他篇目，固多散行。

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禮運）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學記）

容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樂記）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儒行）

左傳 禮記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范甯春秋穀梁集解序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韓愈進學解曰：「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則左邱明文章之雄博恣肆，可以想見。其近於駢文體裁，亦可以懸揣。左傳中爲人所傳誦者，如桓公二年，臧哀伯諫納郕鼎；桓公六年，公縑答問名；文公十八年，季文子諫納莒太子僕；宣公三年，王孫僕答楚子問鼎；宣公十二年，邲之戰，士會答荀林父；成公十二年，晉侯使呂相絕秦；襄公十四年，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觀樂；襄公三十一年，子產論壞晉館垣；又北宮文子論令尹圍之威儀；昭公元年，醫和論晉侯疾；昭公三年，申豐論雨雹；昭公六年，叔向論鄭人鑄刑書；昭公十七年，鄭子論官名；昭公二十一年，冷州鳩論鑄無射；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見趙簡子論禮；幾於通篇皆爲偶語。而臧哀伯諫納郕鼎之文，典重質直，尤可爲駢文準則，錄之以見一般。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紘紘纒，昭其度也；藻率鞞鞞，整厲游纓，

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

國語爲左氏之餘緒，其駢詞偶句，隨手紛披，遠過於左傳。其中名篇，如周語中祭公謀父諫征犬戎，召穆公論監謗，單穆公諫鑄大錢，魯語中展禽論祀爰居，齊語中管仲論爲政，皆爲絕好之駢文模楷。惟往往鋪敘過甚，失之枝蔓。如周語中有云：「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其例至多，不可枚舉。至如「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鮪，獸長麇麋，鳥翼鷖卵，蟲舍蜚蠊。」（魯語）則又造語奇麗，勝於左傳多矣。國語解敘評左傳，謂其「淵源深大，沉懿雅麗。」實則此語亦可以贈諸國語一書也。

戰國策一書，駢散兼用，氣勢雄厲，而句之偶整，不如國語之多。故姚姬傳氏古文辭類纂選錄較

多，國語則無聞焉。然如家傳戶誦之樂毅報燕惠王書諸篇，則仍以駢偶行氣者也。

老子 文心雕龍諸子篇云：「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絲絲，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奧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則諸子與文學之關係，可以想見。不宜祇以哲理書視之。諸子之中，駢語歧出，以言文章之美，無過於老莊。彥和此篇，罕及老莊之修辭，殊為遺憾。或文辭錯簡脫略所致，不可詳也。今溯駢文之源，宜涉及諸子之極重要者，老莊荀子，依次論及，其他則從略焉。

老子全書五千言，超妙渾融，大半皆係屬對，且大半皆為有韻之文，直如朝陽絢采，蔚為奇觀。今不論其用韻之方，且一觀其裁對之法，已覺魚龍曼衍，變化多方。老子之書，一名道德經，有複其字以爲對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也。有連環對者，「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也。參差作對者，「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是也。分字作對者，「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是也。定義作對者，「視之不見名曰幾，聽之不聞名曰希。」疊字作

對者，「不欲珠璣若玉，落落若石」是也。反正作對者，「信者不美，美者不信」是也。

莊子 莊子五十二篇，今存者三十三篇，經學者研究，以內篇爲可恃，故吾人專就文章立論，亦應以內篇爲指歸。其中偶句，不外乎說理與譬喻。說理之辭，如「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齊物論）「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養生主）因爲絕妙之辭。至罕譬而喻之文，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逍遙遊）「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人間世）更屬古今傳誦之語。其見於外篇雜篇中者，殆難更僕數矣。

天下篇云：「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綺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

者。此莊子自言其作風，正不妨視爲一篇駢體文矣。

荀子 荀卿幼學，文辭瑰麗，其所著書，率多偶體，茲不具論。論其與純粹美文有密切關係者，則莫如成相篇與賦篇。二者均爲韻文，而賦篇則爲古賦之權輿，尤應三致意焉。楊倞注云：「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明之。或曰：荀卿所賦甚多，今存者惟此言也。」漢書藝文志荀卿賦十篇，則所佚者亦僅矣。今錄其禮賦智賦二篇。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一禮。」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潛潛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秦。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耶？修潔之爲親而雜汙之

爲狄者耶？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能侖迹者耶？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知。」

循誦上文，則賦篇不僅爲韻文，亦屬駢體。文心雕龍詮賦篇云：「荀結隱語，事數自環。」諸子篇則云：「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蓋荀子闡理之文，固多以淵雅見長也。

說理之文，駢散互用，而曲折貫穿，義無不達，此惟周秦諸子獨擅其勝。兩漢承其餘緒，猶有偉著。淮南子揚子法言，其表表者，嗣後風流歇絕，雖有模仿，終媿先賢矣。故不復詳論。

第三章 賦家奏疏家論說家暨碑板文字

本章敘述賦家奏疏家論說家暨碑板文字，以兩漢及魏晉文學爲斷。蓋漢賦爲賦之極軌，其能飲助於駢文之發展，至深且鉅。唐以後奏疏論說暨碑板文字，往往散文稱尊，無復漢魏厚重之氣息。上項文字，由西漢以還，日趨整鍊，遂造成駢文極盛時期——六朝——此不可不深長思也。

辭賦概論 賦亦爲吾國文體所獨有，近時人士，或謚爲貴族文學，亦不必爲之辯。然賦究爲何物，此不可不重加思考。班固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一語道破，斯爲權威。漢書藝文志則云：「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此言賦之用途，已甚清晰。詮賦篇云：「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藝附庸，蔚爲大國。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此則述賦之演變矣。又云：「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尙光大。既履端於倡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

迭致文契。按那以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此述賦之體裁與修詞。而漢賦與六朝賦範疇之不同，亦可於此窺其梗概。綜斯以談，則賦之爲物，實介乎詩與文之間。賦大率爲韻文。而駢體又爲其重要工具者也。

以文體論，賦最有助於駢文。騷賦，漢賦，律賦，無論矣，卽號稱散文文化之宋人賦，亦不能無偶句。秋聲賦中之「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赤壁賦中之「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屬對亦極工整，則賦之有助於駢文者大矣。

述：
騷賦 屈原離騷共三百八十三句，而真正作對者，不過百句左右，其中屬對工整之句，略如下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擘洲之宿莽。

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

雖騷中本句作對者至夥，如「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是也。「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弃而改求」兩句，亦同此體，然亦可謂之錯綜作對。「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予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今，恐修名之不立」則二句與四句作對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則錯綜作對，而第二句對第三句，尤爲工整，格律奇譎。又騷中重言對，幾於絕迹，而雙聲疊韻，則時有之，「怵鬱邑予侘傺兮」雙聲對雙聲也。「聊逍遙以相羊兮」疊韻對疊韻也。繼屈原而作騷賦者，有宋玉、唐勒、景差諸人，而宋玉爲尤雄。漢初則賈誼、淮南小山，其尤著者也。要之後此作騷賦者，皆模仿古意，故對偶終屬不多。

漢賦作家 賦爲漢代文學之結晶品，其體裁之變化，氣勢之凝重，後有作者，無以復加。詮賦篇云：「枚乘兔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賈誼鵬鳥，致辨於情理；子淵（王褒）洞簫，窮變

於聲貌，孟堅（班固）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揚雄）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王逸之子）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今不暇旁徵博引，僅就司馬相如之上林子虛賦，枚乘之七發，班固之兩都賦，約略一論。漢賦中之三部曲，殆舍此無由矣。

以賦而言，相如自爲漢賦中不祧之祖。其上林子虛二賦，據西京雜記所載，「游神蕩思，百餘日乃成。」西京雜記爲僞書，所言不可盡信，而作此賦者之勞神焦思，實可想像得之。何義門云：「子虛上林，爲宋玉嫡派，從高唐而鋪張之，加以縱橫排宕之氣，其局開張，其詞瑰麗，賦家之極軌也。」又引祝氏云：「此賦雖兩篇，實則一篇。賦之問答體，其源自卜居漁父來，厥後宋玉輩述之，至漢而盛，此兩賦及兩京兩都三都，皆然。首尾是文，中間是賦。世變既久，變而又變，其中間之賦，以鋪張爲靡，而專主於詞者，則流於齊梁唐初之俳體。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爲便，而專於理者，則流爲唐末及宋之文體。性情漸遠，六義漸盡，體制遂失矣。」以上於駢散分合之迹，言之至爲詳盡，雅足共吾人參閱。

子虛上林，在駢文上之重要，一曰裁對參差錯綜，自然高妙，往往若對若不對，且有三句屬對者，「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是也。二曰造字生新，如「纒乎淫淫，般乎裔裔」是也。古人可驅

使之典少，故對於字學，別有一番功夫，此不獨相如爲然也。三曰描寫細密，如言山則「交錯糾紛，上干青雲；」言水則「橫流逆折，轉騰激洌，」是也。四曰氣息深厚，往往喜用三字句四字句，且有時於對句之中，忽插一單句者，如「乘遺風，射游騏，倏伸倩洌，雷動森至，星流霆擊，」諸句中之「倏伸倩洌」是也。

枚乘作七發，繼之者有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張衡七辯，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左思七諷，傅玄七模，（參閱徐師曾文體明辨）等等。昭明文選，至闢爲「七」類，以張其軍。後人則以之入辭賦一類。文選注：「七發者，說七事以啟太子也，猶楚辭之有七諫。」何義門曰：「數千言之賦，讀者厭倦，裁而爲七，移行換步，處處足以回易耳目，此枚叔所以爲文章宗也。」此語極是。枚乘對於體裁，實有新意。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七發借吳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輿入輦，蹶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宴安之毒，厚味煖服淫矐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獨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辨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秦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設境高

妙，實駢於意，不僅字句屬對而已。大抵駢字儷句，爲駢文之基本原則，至七之演變告成，則文章中之謀篇布局，亦以儷爲歸宿，是知駢儷之造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特殊之意義，未可忽也。

卽以修詞屬對而論，枚乘亦能處處自立新意，故藻繪之妙，冠絕古今。如言「出輿入舂，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以上數語，固至今猶爲人所樂道。

七發究爲賦之別裁，以體裁而言，班固兩都賦，可與子虛上林媲美。子虛上林，以縝密勝；兩都以疏宕勝。何義門云：「昭明選賦，獨冠兩都，以其兼揚馬之長，義正而事實也。上林長揚是諷體，故反覆處多，正言處少；兩都鋪張，擘分賓主，堂堂正正之格。」上項批評極爲確切，惟文選以兩都冠篇，乃係體裁使然。賦之子目，固應以京都冠首，而子虛上林，則屬於畋獵一門，故不得不置之於後。兩都與子虛上林同一局格，均兩兩對照，其爲駢於意，固無待贅言，而兩都氣勢之深厚雄渾，則過於子虛上林，絲毫無堆砌之工夫，往往對仗雖極工整，而一氣呵成，令人不覺其爲駢偶文。今舉例如左：

周以龍興，秦以虎視。

屋不呈材，墻不露形。

窈窕繁華，更盛迭貴。（錯綜對）

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

元元本本，殫見洽聞。（本句對）

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捨樞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流水對）

風毛雨血，灑野蔽天。（錯綜對）

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循族世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以上西都賦）

奢不能踰，儉不能侈。

焱焱炎炎，揚光飛文。（本句對）

日月爲之奪明，邱陵爲之搖震。

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轡水慄，奔走而來賓。

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遊而自得，玉潤而金聲。

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以上東都賦）

鮑覺生曰：「是賦超軼不如長卿，瑰奇未逮平子，沉博終讓子雲，典覈且遜太冲。要其措意高，修詞簡，布局緊，結體完，兼作者之長，而無末流之失，允堪矜式士林。」（賦則）班文之氣勢疏宕，不以駢偶而失之，於此可見駢散所需之基本原則，本無二致。兩都賦殆可視為標準駢文之一矣。

此外大作家，當推西漢之賈誼揚雄，東漢之張衡。賈誼鵬鳥賦，多以四字成篇，宕逸恂樸，饒有古意。揚子雲諸賦，有羽獵，長揚，河東，甘泉等篇，其解嘲一文，閎侈鉅衍，為古代諸文鉅製。昌黎效之為進學解，仍足名家，其實均賦體也。張衡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博會，十年乃成。（後漢書）與晉左思之三都賦，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同一佳話，然均不免趨於豐縟矣。

魏晉賦家 文心雕龍詮賦篇云：「及仲宣（王粲）靡密，發端必逾；偉長（徐幹）博通，時逢壯采；太冲（左思）安仁（潘岳）策勳於宏規；士衡（陸機）子安（成公綏）底績於流制；景純（郭璞）綺巧，縟理有餘；彥伯（袁宏）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此對於魏晉之賦，能為

提綱挈領之談。然當時傑作，實祇有曹植之洛神賦，以清麗見長；王粲之登樓賦，以疏朗行氣；陸機之文賦，以綿密著勝；而文賦臆陳文體，論列作風，鋪陳遣詞布局之法，儼然一部修詞學，尤為後此研究文學批評者所重視。其中段有云：

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在有無而僂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逐員，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南北朝人喜為短賦，其題目亦趨於輕鬆一路。庾子山短賦，喜用五七言詩句，如春賦以「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作起。燈賦以「寄言蘇季子，應知解照情」作結。皆饒有詩意，至對燭賦，幾全以五七言組成，賦體之近於詩，更有佐證矣。

奏疏家 曰奏疏，曰章奏，曰劄子，曰公牘，皆因時代之轉移，形式之改革，故同物而異名。吾國公

讀文字，向來喜用四六，其淵源固導之於陸宣公，然宣公實亦淵源有自。試舉兩漢奏疏，即可爲例。最早如李斯諫逐客書，其中段「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數十句，對仗已極工麗。至西漢奏疏名家，應以賈誼，晁錯，劉向，匡衡諸人爲巨擘。李申者，駢體文鈔錄劉匡之文，而不錄賈晁之文，則因奏疏之文，至西漢末年，始益趨整贍；其實治安策中，亦多偶句。（如「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等句。）晁錯言兵事書，幾全爲偶句。處處將中國形勢與匈奴對照，妙緒廻環，句駢而意更駢。奇文欣賞，舍此更奚屬乎？

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筰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

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十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

劉向章奏中，如「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條災異封事）

「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論起昌陵疏）其偶句中，皆析理微妙。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中，有云：「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亦湛深經術之語，非僅以儷語見長。故吳至父評條災異封事云：「賈生跌宕噴薄，有陽剛之美，顧不齒於退之，豈其溫純深潤，固有不逮子政者歟？」兩人之文，舒徐不迫，實皆由經術中得來，故號稱常時大儒。劉彥和云：「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後此陸宣公之奏議，屬句駢行，而曉暢易解，流風所被，遠及清季，則兩漢奏疏之影響，可謂深且遠矣。

文至東漢，更趨整贍，至建安（漢獻帝年號）而文學大盛。曹子桓（丕）典論云：「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陳琳之檄，可愈頭風，其爲袁紹檄豫州，酷詆曹操，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咎。（陳琳傳）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並有名於史乘，然究不如諸葛亮之出師表，曹子建（植）之求自試表，求通親親表，

直抒胸臆，沉痛動人。

論說家 論事說理，義貴朗暢，駢詞蕪累，往往喪失真意，故仍以散行爲宜。老友瞿君兌之反吾說，以爲「尋常的見解，必以爲論說一體，非駢文所宜，因爲論說是發揮義理的，而駢文以詞藻爲重，爲格律所拘，發揮義理，便有所不足；殊不知以駢文作論說，正可利用他的詞藻，供引中譬喻之用，利用他的格律，助精微密栗之觀。」（見所著中國駢文概論）持論固極有見地，然排比敷陳，終覺傷氣。李申者評陸士衡五等論云：「運思極密，細意極多，然亦以此累氣。」孫松友亦云：「四六長於敷陳，短於論義，蓋比物遠類，馳騁上下，譬之蟻封盤馬，鮮不踴矣。」（四六叢話卷三十一）均此意也。

於此吾人有不得不論及者，即古人文字，駢散不分，論說名篇，固多偶句，賈誼過秦論最可爲代表，古文家排斥駢文，而古文辭類纂首列過秦論，試檢其中名句，如「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意義實過於重複，豈異於秦少游之「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爲東坡所竊笑乎。

復次，駢儷作論，亦祇魏晉爲盛。曹冏之六代論，阮籍之達莊論，嵇康之養生論，與後此干寶之晉

紀總論，劉孝標之廣絕交論，最爲有名。此後雖有作者，可毋論焉。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俚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賦辭，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儔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臆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闕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

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遺子孫。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碑板文字 最早之碑板文字，要推李斯爲一代作手。其刻石文字，駢體文鈔全錄之，且以之冠首。究源溯委，自有特識。然李斯刻石諸文，實古代駢散混合之文字，以渾樸質重見長，固非純粹駢文也。

皇帝之士，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琅琊台刻石）

至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則更形整麗。蔡伯喈（邕）文一出，而後碑板文字，始成爲專門絕詣，爲駢文造一新紀錄。蓋東漢文字，已漸趨整齊畫一，而非伯喈之金石文字動人，則駢文之發展，尙有待也。今錄其最有名之郭有道碑如左。

先生諱秦，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是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跡，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

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詞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墻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縉紳，言觀其高。棲遲泌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伯喈自云：「吾爲碑文多矣，皆有慙容，惟郭有道碑文，無媿於色。」然姚氏不以之入古文辭類纂，其多偶而少奇，可以概見。至駢體文鈔，則所錄有十五篇之多。日知錄云：「蔡伯喈集中，爲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寔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爲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爲此。」伯喈文章，名重一時，然碑文之多，亦以伯喈稱首也。王志堅四六法海不錄魏晉以前之文，故無伯喈之碑文，實則東漢文字，爲六朝駢文之先聲，而伯喈又爲東漢之文豪，吾人於此，不可不三復及之也。

李申者云：「逐節敷敘，中郎遺矩，羌無鎔裁，但苦詞費。」此爲後來模仿伯喈文太過者說法也。伯喈逐節鋪敘之中，實有蒼勁適逸之氣。如胡廣碑云：「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於官曹，刑

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於畝畝。」又云：「蹈明德以終身，與福祿乎終始。」不亦以氣勢行之耶？

以上略論兩漢魏晉之文章。吾人平其心，靜其氣，以客觀之眼光，作文學上之欣賞，對於駢散古合今分之論，固無異論，而駢散古合今分之迹，要以東漢爲最著。魏晉文章，早已急轉直下，至六朝則爲駢文極盛時期，淵源有自，似已無待詳陳矣。

第四章 所謂六朝文

世傳吳、東晉、宋、齊、梁、陳，相繼都建康，是爲六朝。其文詞日趨綺靡，以排偶聲調相尙，故世稱其文體爲六朝文。若以此論文學，此語固甚確切。惟孫吳雄據江南，人才號稱鼎盛，以言文章，並無特殊之建樹。至於駢文之極峯庾信，北渡仕周，亦難盡屬之於南朝，與其謂爲六朝文學，毋寧謂爲南北朝文學。然沿用既久，因襲爲宜，且駢文作家，亦率以南朝稱盛，固不妨以六朝文證之矣。

六朝文亦重氣勢。駢文之弊，堆垛陳腐，生氣毫無，此非駢文之爲害，實文章不重氣勢，舍本逐末之所致，未足盡爲駢文詬也。今試熟讀六朝文，則知六朝文章，亦重氣勢自然，無殊散體。此語古人亦已言之，而孫德謙六朝麗指，言之最爲詳盡。今輯錄之如左：

六朝之氣韻幽嫺，風神散蕩，颺流所始，眞賞殆希。

駢文宜純任自然，方是高格，一入律賦，則不免失之纖巧。

六朝文字，其開合變化，有令人不可探索者。顧其時心能喻之，而口不能道，但識其文之雋妙而已。及閱無邪堂答問，有論六朝駢文。其言曰：上抗下墜，潛氣內轉。於是六朝真訣，益能領悟矣。

麗辭之興，六朝稱極盛焉。余少好斯文，迄茲靡倦，握睇籀諷，垂三十年，見其氣轉於潛，骨植於秀，振采則清綺，陵節則紆徐，緝類新奇，會比興之義，窮形抒寫，極絢染之能。

後之爲駢文者，每喜使事，而不能行清空之氣，非善法六朝者也。

所貴取法六朝，在通篇氣局耳。

齊書文學傳論云：「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蓋美文之佳者，亦無不從氣勢自然中得來，否則蕪詞累句，駢文最易犯之，烏足以言氣韻天成之妙？試舉若干例句，以資談助：江淹別賦：「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起句能一語叫破。庾信謝滕王集序啟起首四句云：「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青鳥遙飛，似送層城之壁。」句法天矯入雲。此皆於起句重氣勢者也。徐陵玉台新詠序：「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結束中段，自然有力。江淹恨賦：「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

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邱壠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總結數語，高妙自然，搖曳生姿，皆側重氣勢之明驗也。

曾國藩湖南文徵序云：「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卽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李韓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駢文之佳者，重氣勢，重情韻，自與散文無殊，不亦彰彰明甚乎？

輕倩之作風 文章以氣爲主，固矣，然欲增加其美，則筆致輕倩，要爲不二法門。自東漢以來，文學整齊質重，不免趨於板滯。彥和所謂「碌碌儷辭，昏睡耳目」，殆難倖免。迨宴安江左，耽樂一隅，水軟山溫，清談自適，其享樂生活之反映，便爲輕靡之文風。梁簡文帝（蕭綱）與湘東王論文書云：「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闌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旣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撫，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子，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

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史稱簡文帝號爲輕艷之辭，當時號稱「宮體」，故當時作品，如勸人反正，則曰：「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鴛亂飛。」（邱遲與陳伯之書）譏諷隱士，則曰：「秋桂遺風，春羅罷月。」（孔稚圭北山移文）謝人餽贈，則云：「初開卷始，暫謂春留；未覽篇終，便傷冬及。」（庾肩吾謝歷日啟）敘述宴遊，則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陳述謝辭，則云：「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文，寧披棟戴？」（江總爲陳六宮謝表）詞歸艷麗，語重輕妍，攝魄鈎魂，號稱絕詣，於是兩漢雄厚質重之風，蕩焉無復存矣。

輕倩之作風，何由而來？此固江南地方水軟山溫，氣候和煦，生活舒適安定，有以致之，而修詞方法，亦未容忽視。謝惠連雪賦云：「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爲寡人賦之。」此數語殊妙，蓋作文之法，不外構思與修辭，思想玄秘新奇，固爲輕倩之一法，而修辭艷妍色澤，尤輕倩作風所不可少。有此二端，而又謀均齊調和之極致，所謂侔色揣稱是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惠連之語盡之矣。今再舉實例如下：庾信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啟：「風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此構思之新也。劉令嫺祭夫徐排文：「靄碎春紅，霜凋夏綠。」此設辭之艷也。孫隘堪謂「六朝工於鍊字，有憂憂

獨造之妙。」此語信然。文人好奇，深嫉庸熟，於是走入用字生僻之一途，或造句過於琢鍊，不免有損氣勢，則又矯枉過正矣。此雖六朝駢文，要亦不能免也。（參閱六朝麗指第五十二葉至第十三葉）

其他作風 輕倩之作風，在六朝文學中，最爲普遍。然亦有專以縝麗見長者，如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是也。又有以自然流利見長，如沈約之謝靈運傳論，吳均之遊山水諸書，可爲代表。六朝麗指則主張有四體，今錄其言如下：

統觀六朝，凡有四體：有以時言者，則曰永明體，有以地言者，則曰宮體，有以人言者，則曰吳均體，徐庾體。何謂永明體？齊書陸厥傳，所謂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是也。何謂宮體？隋志所謂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闡闡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爲宮體，是也。吳均體者，梁書均本傳，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敷之，謂爲吳均體。徐庾體者，周書庾信本傳，既有盛才，文並綺艷，故世號爲徐庾體。綜此四體，六朝作者，當不外乎是矣。

四體之論，自較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論之體爲優。然輕倩之作風，在當時揚光飛文，吐爛生風，實爲最普遍之作法，其影響不可忽視。故論六朝文章之大體，仍應以輕倩屬之。

聲律之發現，駢文之美，不僅恃句法之整齊，對仗之工穩而已，尤須恃平仄之協調。此種調平仄之工作，亦駢散文之一大分別。在尋常愛好聯語之讀者，固已耳熟能詳，無待縷述。然古代四聲不備，故南北朝以前之文章，無所謂調平仄之事。至梁沈約而始告厥成功。南齊書陸厥傳曰：「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約又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發爲宏論。其詞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

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句調平仄，乃駢文中至淺顯之規律。然在常時，則固爲新發現。故休文論之，津津有味如此。劉彥和至著爲聲律篇，以究其竟。其言曰：「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啜。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轡轡交往，逆鱗相比。迂（當作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又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彥和鄭重陳詞，其重要可以想見。

六朝麗指云：「近人以平仄不諧對切不工爲古，余謂不然。何則？既是駢文，字句之間，當使銖兩悉稱。北魏孝文帝與太子論彭城王詔：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舍紱，以松竹爲心。沈炯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梁簡文帝與劉孝綽書：曉河未落，拂桂權而先征；夕鳥歸林，縣孤颺而未息。白雲之與松竹，甲帳珠簾之與茂陵玉盃，曉河未落之與夕鳥歸林，桂權之與孤颺，若講屬對，皆未愜當。然江文通建平王聘隱逸教：周惠之富，猶有漁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棲山之夫。謝朓辭隨王子隆牋：潢汚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鶩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姑舉此兩篇，並不

諧協，此足徵古人爲文，本不拘拘於音律也。乃後人明知有韻書，而故使之平仄不調，則失之易矣。」以上所言，均係針砭有意不求平仄協調之作者，學者所宜三致意焉。

文與筆 駢文至六朝，而後美之質素始畢具。重以作者繁興，挖揚風雅，美文於焉稱盛，殆無足奇。然進化之迹，由簡趨繁，乃事之常。駢文盛而駢散文之分亦更著，於是美文號稱文，而散文號稱筆，判若涇渭，不可強同。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故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云：「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脉吻道會，情靈握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其爲美文下一種定義，可謂詳盡。文心雕龍總術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近人劉申叔則補充之曰：「偶語韻詞謂之文，凡非偶語韻詞，概謂之筆。蓋文以韻詞爲主，無韻而偶，亦得稱文。金樓所詮，至爲昭晰。」（見所著中古文學史）吾人居今之世，由今之道，無變

今之俗，不妨證駢文爲美文 (belles-lettres)，散文爲應用文，斯爲兩得之矣。

文與筆既如此分辨，於是昭明太子（肅統）始截斷衆流，獨標新義，專輯古代之美文，而名之曰文選。其序中申明編者之立場，吾人尤不可不三復及之。

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逸。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精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芻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耳。

六朝與小品文 在體裁方面言，六朝駢文，亦有其特殊之思致與貢獻。以言賦體，則漢魏絃京邑述田獵之長賦，不復再見，而代以輕鬆簡短之賦，如鮑照之蕪城賦，謝惠連之雪賦，謝莊之月賦，江淹之恨賦，別賦，梁元帝之蕩婦秋思賦，庾信之枯樹賦，小園賦，春賦，燈賦，體物言情，率多纖巧，而篇章之短小精悍，實開漢魏人未有之局，不僅以文筆輕倩，享有特殊之領域已也。

次言箋牘，則六朝人多有小啟傳世，尋常酬酢之作，而吐屬雅麗，妙語如珠，極小品文字之能事。如陶宏景答謝中書書：「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通篇不及百字，而流利俊逸，妍雅自然。蕭氏兄弟，吳均與庾氏父子，尤擅斯體，美不勝收。至於庾子山之銘，亦以筆致倩秀，篇幅簡短見長，古今來小品文字之佳，殆無有過於六朝駢文者矣。

作家與作品 鋪敘作家，如列簿書，吾人不取，且有普通文學史在，不妨瀏覽。故今茲所論，祇略論其影響最深者耳。

謝靈運顏延之鮑照，蔚爲劉宋三傑。「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

昆，」（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然大謝詩獨步江東，文不逮焉。延年製詞縟麗，其所作三月三日曲水詩序與王融所作，並美一時，足稱文壇佳話。鮑明遠文章俊逸，被譽於杜拾遺之詩。蕪城一賦，蒼勁逾逸，出以簡嚴。姚姬傳稱其「驅邁蒼涼之氣，驚心動魄之詞，皆賦家之絕境。」不爲過譽。至登大雷岸與妹書，奇峭幽潔，非令暉之才思，亦不足當此文也。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谿猥至，渡泝無邊，險徑游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曠，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葦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物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舻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盪，知

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其壓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緝，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竊，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澗洞所積，谿壑所射，鼓怒之所厯擊，涌澗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豨洲，南薄蘆瓜，北極雷澗，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濬，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瀝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礎石爲之摧碎，礫岸爲之罐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恠章，則有江鷺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鍼尾之族，石鱗土蚌，燕箕雀蛤之濤，圻甲曲牙，逆鱗反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翻，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颺，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睹。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齊梁之際，英才秀發，而蕭氏父子提倡之力尤多。梁武帝著書二百餘卷，文集百二十卷，（南史

本紀）每所臨幸，輒命羣臣賦詩，其善者賜以金帛。（南史文學傳序）其諸子能文者，以昭明太子簡文帝元帝稱首，媲美曹家，古今罕覩。昭明太子有文集三十卷，（梁書本傳）文選序文與答湘東王求文集詩苑書，足資諷誦。簡文帝六歲能文，及長，辭藻鬪發，有文集一百卷。（南史本紀）今觀其「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與蕭臨川書）風骨翹秀，無媿美文。又開文德省，徐庾父子，悉充其選。（庾肩吾傳）元帝有文集五十卷，其所爲文，如「重以秋水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妾怨迴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蕩婦秋思賦）措辭粹美，音節諧調，登高一呼，文風爲之大振，殆有由也。

與湘東王論文書

梁簡文帝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闕筆。有慙伎養，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撫，但以當世之

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盡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精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步於邯鄲，入庖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蠻鄉而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蕩，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晤思子建，一共商榷，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旣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譬斯

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蕭氏父子之文章，實沿永明之餘緒。永明爲齊武帝第二子曰竟陵王子良，雅好文藝，而梁武帝與沈約、王融、謝朓、任昉、陸倕、蕭琛、范雲八人，尤見禮異，號竟陵八友。鍾嶸詩品曰：「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並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駕，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足見永明之體，成於王融、謝朓、沈約三人，而休文入仕蕭梁，位致貴顯，所著書四百餘卷，撰四聲譜，能爲當時聲律論之巨著。故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云：「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則諸人各有所長，亦具見於斯矣。

宣德皇后令

任昉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施倖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也。要不得不彊爲之名，使莖宰有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劍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辨析天口，

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爰在弱冠，首應弓旌。客遊梁朝，則聲華籍甚；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維新，締構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酬；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底定。甲旣鱗下，車亦瓦裂；致天之屈，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游河，飛星入昴。元功茂勳，若斯之盛；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愆焉。輜軒萃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梁陳之際，工詩文者仍多。江淹、何遜、裴子野、吳均、邱遲、徐庾父子，其著焉者。徐庾容俟後論，其中文章恬淡自然，宜推吳均。史稱吳均文體清拔有古氣，號稱吳均體，實別開生面之作家也。

與朱元思書

吳均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

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鸞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結束六朝駢文，仍有不能已於言者，厥惟著有專書之數人。劉勰與文心雕龍，鍾嶸與詩品，顏之推與顏氏家訓，酈道元與水經注，楊銜之與洛陽伽藍記，而文心雕龍則「探幽索隱，窮形盡狀，五十篇之內，百代之精華備矣。」（四六叢話卷三十一）彥和之書，可謂最早之中國文學史，文學批評，與修辭學。然即以文章而論，亦駢文中最大之著作，析理綿密，設詞妥愜，隻詞片義，衣被華夏，餘風至今未泯，嗚呼盛哉！文心雕龍之文章，已雜見於本書，茲僅錄詩品及顏氏家訓各一段於左：

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輝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鍾嶸詩品評陳思王曹植）

凡爲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

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去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遠？但務去秦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樸，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顏氏家訓文章篇）

第五章 庾信與徐陵

駢文至六朝，始稱極盛時期，六朝文至徐庾，駢文始臻極峯，然則徐庾之文，可謂集駢文之大成，達美文之頂點，當時有徐庾體之稱，（周書庾信本傳）良非過譽，後世言文，宗尙韓柳，此僅就散文立論；若言駢文，則徐庾之地位，卽韓柳之地位也。「道不同不相爲謀」，遂令徐庾之聲望，遠遜韓柳，吾人焉得不闢爲專章以論之乎？

徐庾之生平 徐庾之造詣，固由於有文學上之天才，而其他因素，亦不容忽視。一爲家學之淵源。庾肩吾徐摛並擅文章，爲當時文學侍從之臣。二人早歲出入宮掖，其薰陶濡染者深矣。二爲宮體之演變。南史梁簡文帝紀：「帝辭藻艷發，然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徐摛傳：「屬文好爲新變，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新變二字，極可玩味，蓋輕倩綺靡之風，推波助瀾，日甚一日，辭意翻新，乃文士之慣技，自古已然，於斯爲烈，徐庾亦會逢其適耳。三爲滄桑之感。二人爲貴遊子弟，遭

逢國變，身世之感極多，而子山身仕北朝，羈旅蕭瑟之慨，尤爲深切，故其詞藻哀豔，亦自獨絕。此又讀其文可以想像其爲人也。

周書：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父肩吾，梁散騎常侍，中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時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竝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嘗聘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還爲東宮學士。臺城陷後，信奔江陵，元帝時，奉使於周，遂留長安，屢膺顯秩，俄拜洛州刺史。陳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竝留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周世宗高祖竝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頗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

陳書：徐陵字孝穆，東海郟人。梁簡文爲太子時，與父摛並在東宮，頗蒙禮遇。歷使魏朝，會齊受魏禪，被留甚久，有致僕射楊遵彥等書，詞采哀麗。及還，未幾梁亡，遂仕於陳。陵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

精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不與抗。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之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今存者八十餘首，詩四十餘首而已。

徐庾之作風，二人承宮體新變之風，故文筆仍側重輕倩，而時以新意出之。如庾信云：「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徐陵則云：「山川緬邈，河渭象於經星；願望風流，長安遠於朝日。」（與李那書）其次則用典能活，絕對不用典，亦文學中難能可貴之事，然用典能活能化，而不致有生吞活剝之嫌，亦足以增加文學上之美感。徐庾用典，無不神機獨運，妙到秋毫。如孝穆之文有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衛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玉臺新詠序）子山則云：「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謝滕王寶馬啟）後此四六之文所以爲人詬罵者，無非以其餽釘堆垛，不能發抒真性靈真感慨耳。徐陵與楊愔求還書

云：「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淹泣，夜萬緒而迴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固已嗚咽欲絕矣。而庾信哀江南賦，一則曰：「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至於流涕。」再則曰：「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最後又云：「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開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嘆！」感時傷世，且均出之以典雅之筆，精密之思，真可謂美具難並，古今獨絕矣。至於流動自然，不假雕琢之筆，則徐庾亦兼擅之。孝穆與楊愔求還書：「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樊籠；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況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屬對自然，已與散文無別。至子山小園賦：「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落葉半床，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哀江南賦云：「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餓隨鷺鷥，暗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興到筆隨，均屬白描之體，而無一不爲人人所愛誦。一代文宗，千秋盛業，舍斯人其誰屬與歸？

徐庾在駢文中，尙有一重大貢獻，卽四六句之屬對是也。以四六句間隔作對，可謂徐庾導其風，

古人作對，不過上句對下句，其隔句作對，亦往往多用四言。至四六句間隔作對，則首推徐庾爲多。子山之「山岳崩頽，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哀江南賦序）孝穆之「棧道木關，田單之奉霸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強漢。」（與王僧辯書）皆其例也。

泛論庾子山之作風，自以詩聖杜甫之言爲不祧之祖。其言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戲爲六絕句）「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詠懷古跡）曰老成，曰健筆，曰清新，可見駢文之佳者，其所注重之點，與散文固無大異。至於庾信感慨之深，則由其生平之「蕭瑟」所致，文章以境遇爲背景，固無間乎駢散也。南史謂徐陵之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此種作風，子山固兼擅其勝矣。

徐庾之作品，今再爲具體之論斷，則徐之作品，實遜於庾。一曰感慨之深。子山身依北朝，常有鄉關之念，故蕭瑟生平，發爲老成文字，哀感動人，一時無兩。孝穆與楊愔書，雖多楚楚可憐之態，而較之哀江南賦，描寫亂離家國之盛，其大小固不侔也。二曰體裁之富。孝穆長於書札，（參閱李申耆駢

體文鈔卷十九，瞿兌之中國駢文概論。而子山詞賦動人，江關詩句，景仰有自。至銘語之清妍，小啟之雅妙，碑文之密麗，亦覺美不勝收。滕王道序子山集云：「妙善文詞，尤工詩賦，究緣情之綺靡，樂體物之瀏亮，誅奪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揚雄，書同阮籍。」其體裁之富可知。三曰傑作之多。孝穆之文，爲人所傳誦者，有玉臺新詠序及與楊愔書。子山諸賦，如哀江南，小園，枯樹，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等等，均膾炙人口。至如賀平鄴都表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以及其他小啟小銘諸篇，固莫不流譽千古也。

哀江南賦，以自傳之體裁，歷敘家世之繁榮，侯景之亂，王僧辯討伐之功，梁代宗室鬪爭之烈，魏兵亡梁之由，江陵陷後人民播遷之苦，而以陳霸先受禪，及自己仕周作結。平鋪直敘，而文詞「密麗典雅，精思足以緯之，灑氣足以驅之，下開三唐，不止爲子山集中壓卷。」鮑覺生之語，殆非過譽。（見賦則）瞿兌之謂其在技術方面，有三特點：一爲用韻諧美，如「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之類。二爲用典貼切，如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纔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之類。三爲排偶之中，夾以散行。如「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爲戎矣。」（參用中國駢文概

論第六十五頁）此僅就修詞方面立言，至如真性情之流露，感慨之深刻，則不外乎以輕巧之筆，寫沉鬱頓挫悲壯蒼涼之思。古今來名作品，如杜詩韓筆辛詞，殆未有不如是者。今錄哀江南賦中最悲壯之一段如左：

豈知山嶽闐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乘清水以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敵軍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旣而鯨魚頰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滿盧去國，餘糧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爲戎矣！

小園枯樹二賦，均北歸後所作，寫身世寂寥之感，而章法迥異。小園賦用描寫體裁，細膩自然，至「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讀者亦爲之心碎矣。枯樹賦以殷仲文桓大司馬故事作起結，超妙古雅，可悟驅使典故之妙訣與謀篇布局之方。

馬射賦燈賦春賦鏡賦，皆爲子山少年之作，祇以綺麗見長。子山不經亂離播遷之感，不能有蕭

悉老成之文章，猶之杜少陵不經天寶之亂，不能有北征三吏三別諸傑作，李後主無亡國之痛，不能有一「春花秋月何時了」諸佳句也。

子山作賦佳妙，後此遂無來者，古賦到此，可謂告一結束。其他文字，要以小啟爲最能動人。往往設辭輕倩，曲盡事情，聲容並茂，極小品文字之能事。如謝趙王示新詩啟云：「文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謝明帝賜絲布等啟：「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其修辭方法，率與庾肩吾小啟無異，師承庭訓，推陳出新，亦藝林中之佳話也。

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庾信

昔仙人導引，尙刻三秋；神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龍飛劍匣，鶴別琴臺，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卻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常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勿如織女，待填河而相見。子山小銘中，如「草綠衫同，花紅面似。」（東宮行雨山銘）「高唐礙雨，洛浦無舟；何處相望？山邊一樓。」（望美人山銘）均輕鬆自然，能以單行使氣。至碑記諸篇，「密麗藻思，無以復過，而每

以纖仄爲累，（用李中耆語）蓋碑銘文字雅尙質重，伯喈退之，永推獨步，六朝文字輕靡，作爲此體，不無風格日卑之感也。

孝穆長篇傑作，自推與楊愔書（一作在北齊與楊僕射書，一作使東魏值侯景亂與北齊尙書令求還書）梁武帝太清二年，陵以通直散騎常侍使魏，侯景之亂，其父摛先在圍城，陵不奉家信，疎食布衣，若居哀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不遣，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

書中列舉齊人留而不遣之理由八端，一一加以反駁，而後動以思親之感，與扣留客卿之無益，陳說透闢，極委婉曲盡之妙。如齊人謂道路艱阻，孝穆則答曰：「近者邵陵王綸通和上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慮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齊人動以優禮頻加，孝穆則答曰：「嘗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樊籠；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況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妙緒迴環，令人神往。至「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

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迴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等句，則淚墨縱橫，迴腸盪氣，直令人唏噓欲絕矣！李申者，謂孝穆文，「警彩奇藻，握筆波涌，生氣遠出，有不煩繩削而自合之意。書記是其所長，他未能稱也。」（駢體文鈔卷十九）此篇長至數千言，而無一語失體，（王志堅四六法海評語）無一語不貼切，尤爲千古書簡模範，不僅爲孝穆文中壓卷之作也。

孝穆與子山互異之處，則爲撰有專書。梁簡文帝末年，命孝穆輯玉臺新詠，至今仍爲士人傳誦之香豔詩選。其所爲序文，古今人士，誦習尤勤。此序先敘女子之貌，繼敘女子之才，終述女子之思，而以編書宗旨，繫之篇末。

玉臺新詠序

徐陵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萬戶千門，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衛國佳人，俱言訝其纖

手。閱詩明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篴篥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妬。且如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翠，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馭娑，聘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粧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鬢。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九魏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蔚月共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床，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唯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葡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誄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宮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蠶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疎鐘，勞宮中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

六箸。無怡神於暇景，唯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護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弄筆晨書。選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風雅，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繩，裝之寶軸；三臺妙札，龍仲夔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牕前，新粧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緡繩；永對旣於書帷，長循環於織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寶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夔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麗矣香奩。

玉臺新詠序文體綺麗，音調諧協，且多四六之句，散行句則幾於絕迹矣，實爲駢文近代化樹之先聲，駢文作風消息之演變，於此中可參透之矣。

第六章 唐代駢文概觀

試取唐代駢文，作爲鳥瞰之觀察，則博肆宏麗之作風，實由於六朝文字植其基，漸進以上窺漢魏之作品。初唐纖麗，踵接六朝，流利有餘，簡重不足。迨夫文治武功，發揚光大，爲黃帝神明之胄，吐氣揚輝，於是作風亦博大昌明，少趨典重。燕許之作品，最足以徵其變。晚唐溫李，英才挺出，一以博麗爲宗，造成唐文之極軌。然雄厚或過於六朝，而雅麗自然，則終於遠遜，此唐代駢文之大概也。

唐駢文之所以稱盛，則以詩賦取士，列爲專科。今體章奏，視同型典，其應用之廣，模仿之勤，此種風氣，遂互數千年而不絕。因此駢文之爲物，遂逐漸具體化而標準化。然天下之事，法立而弊亦隨之，文學之演變，貴乎多方發展，而不貴乎統一集中，拘泥聲律，崇尚用典，此皆標準化階之厲也。律賦爲駢文所造成，而亦爲駢文之阻礙物，淵源於唐，遺害於後代，謂非標準化之影響乎？「天道周星，物極必反」，因而有韓柳之古文運動，特韓柳雖爲散文運動之開山祖，而已身亦工駢文，則當時之風氣，

從可知矣。今述唐代駢文，自四傑始。

四傑 王楊盧駱之在當時，已受裴行儉之譏議。史載裴行儉之言：「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舊唐書文苑傳）容齋四筆云：「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序記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末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山萬古流。正謂此耳。」是知譏評四傑文章，在當時已成風氣，容齋之言，最爲平允。

四傑之駢文，大率措辭綺麗，屬對工整，平仄協調，多用四六之句，絕少單行之調。雖曰承齊梁餘習，而潛氣內轉，不如六朝多矣。駢文至四傑，可謂現代化，然古意則全失也。今舉若干例句如左：

妍妝袞服，香鷺北渚之風；翠幙玄帷，彩墜南津之霧。（王勃上巳浮江宴序）

離宮地險，丹磻四周，微道天廻，翠屏千仞。（盧照隣樂府詩集序）

西園坐讌，侶明月而飛文；北土行康，望浮雲而展足。（楊炯大周明威將軍梁公神道碑）

聚蚊炳而成響，聲若雷霆；縱蛇豕以爲羣，氣衝宇宙。（駱賓王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

布)

然四人亦有其大同小異之處。陸時雍謂「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隣清藻，賓王坦易。」（詩鏡總話）此雖評論其詩，而四人之文筆互異，亦不外乎此。四人中之尤傑出者，當推王勃，「勃文章鉅麗，爲四傑之冠，諸家總集，所錄特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其傑作自爲滕王閣序。相傳勃年未冠，道出鍾陵。（南昌）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命其壻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抗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使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獻罷。世人徒賞其「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不知此二語，實自庾子山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脫胎而來。滕王閣序之妙，全在通篇一氣呵成，雍容華貴，音調鏗鏘，疏快俊逸，完全爲現代化之駢體文。此種文章上之時代精氣，卽此一篇，已可代表一切。史稱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稿。則王勃作滕王閣序時之援筆立成，殆可置信，而駢文與散文之同重氣勢，亦可以憬然悟矣。

駱賓王文，以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爲傑作，武后讀此檄，但嘻笑，至「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

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寶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此外「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亦常爲人所引用。要之措辭貼切，屬對自然，皆四傑之所擅長者也。

楊炯自謂吾魏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恥王後，信然。魏居盧前，謙也。」（郡齋讀書志）楊盧作品，殆不相上下，四傑過於逞才，如王勃乾元殿頌，幾四千字，盧照隣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亦幾三千字，均過於綺靡，無復凝鍊之妙。無怪王勃所用諸典，有爲後此駢文家張說段成式所不解。（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後世駢文中堆垛之風氣，與此自不無關係。

燕許大手筆爲燕國公張說，許國公蘇頌，佐玄宗成開元邗治之盛，二人均以名相而雅擅文章，天下號稱燕許大手筆。（參用直齋書錄解題）其文雍容華貴，與其所處之時代，適相稱。四傑承六朝之風，以流麗相尙，燕許處太平之世，以凝重見長，而後唐文始趨於博大昌明之域，作風時代之反映，不益信歟？

就燕許二人而論，則蘇頌不如張說。孫松友云：「燕公筆力沈雄，直追東漢，非獨魏晉而下，無堪相匹；卽合唐宋諸家，自柳州而外，未有能劇其壘者。」道濟之詩，如「膽猶忠作伴，心故道爲隣，」亦

以雄健取勝也。

若夫玉毫流照，甘露灑於大千；金鏡揚輝，薰風被於有截。故知示現三界，粵稱天下之尊；光宅四表，式標域中之大。（張說大唐西域記序）

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開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奧主之協讚者也。（張說唐昭容上

官氏文集序）

寶其文字，別爲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卽表三司之墓。（張說姚文貞公神道碑銘）

四鼓平分，清秋之氣勁；五方異俗，崆峒之人武。故隴上多豪，山西出將。（張說郭知運神道碑）

我無大桀，實欣於歲取；人有小康，未果於時邁。（蘇頌幸新豐及同州勅）

劉知幾與史通 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所載，史通二十卷，其書內篇論史家體例，凡三十九篇，

今佚其三篇，外篇述史籍源流，與古人得失，凡十三篇。蓋子元官祕書監時，與蕭至忠、宗楚客爭論史

事，發憤而作。故其詞往往過激，至疑經惑古諸篇，幾與王充之刺孟問孔相似，然子元熟習史例，其所駁詰，雖馬班或不能自解，故自唐宋以來，史家奉若龜鑑焉。

純粹以偶詞儷語著書，而博得最高位置者，厥爲文心雕龍。史通一書，追摹文心雕龍，篇幅多寡，亦步亦趨，詞旨辯給，或過於雕龍，而藻麗靜穆，則遠不及。黃山谷以史通配文心雕龍，謂爲學者要書，可謂有識。

以上所言，係就文章立論。至以題材而言，則史通一書，乃史學之批評，其義例謹嚴，批評精確，目光銳利，語重客觀，實爲吾國批評文字所僅有。如斷限篇云：「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史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旣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穢年。舉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鼓瑟，不亦繆歟！」論贊篇云：「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

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議甚備，所謂文省可知者也。及後來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類此不可勝舉，而論史眼光之有現代化，尤不可不一及之。數才篇云：「文之與史，較然異轍。」中國學者，文史不分，此語可當針砭。煩省篇云：「昔荀卿有云，遠略近詳，則知史詳略不均，其爲辨也久矣。」自敘篇云：「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誠焉，有諷刺焉。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子元批評之精神，固值得吾人景仰。王志堅謂「史通一書，持論多有不常處，至其指抉瑕疵，令人無可置辯，真史家之爭臣也。」此論亦極平允。

關於文學方面，子玄所論，甚有特識。言語篇云：「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摹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又敘事篇云：「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涌。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勻，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

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又云：「論逆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自五經以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其譏彈駢文之因襲用典，亦可謂至矣盡矣。蔑以加矣。

河間紀昀因史通卷帙浩繁，特刪定史通削繁一書，便於初學誦讀；其論斷尤極切當。紀氏之言曰：「劉氏之書，誠載筆之圭臬也。顧其自信太勇，而其立言又好盡，故其抉摘精當之處，足使龍門失步，蘭臺變色。而偏駁太甚，支蔓弗翦者，亦往往有之。使後人病其蕪雜，罕能卒業，併其微言精義，亦不甚傳，則不善用長之過也。」紀氏真可謂劉氏之功臣矣。

王維 唐國史補云：「維好釋氏，故字摩詰，立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絕。」蘇東坡稱其「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王縉進兄維集表亦云：「縱居要劇，不忘清淨。至於晚年，彌加進道。端坐虛室，念茲無生。乘興爲文，未嘗廢業。」摩詰蓋一純粹藝術家，兼有高人隱者之風趣者也。

孫松友推重王維之駢文，以爲「高華典貴，一如其詩。仰承燕公，後接柳州，爲一大家。」（四六叢話卷三十二）王縉進兄維集後代宗降敕云：「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歷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長揖楚辭。調六氣於終篇，正五音於逸韻。泉飛藻思，雲散襟情。詩家者流，時論歸美。」摩詰之詩與文，固均以清逸見長也。錄其爲畫人謝賜表，以當嘗鼎一臠。

臣猥以賤伎，得備衆工。誤典屏風，乏成蠅之巧；偶持團扇，無畫字之能。徒以職官，不敢貳事。顧惟時論，有慚三絕。伏惟皇帝陛下，撥亂反正，受命中興；俯協龜圖，傍觀鳥迹；卦因於畫，畫始生書；知微知彰，惟聖體聖。臣奉詔旨，令寫功臣，運偶鳳翔之初，無非鷹揚之士。燕領猿臂，裂背奮髯；髮衝鶡冠，力舉龍鼎。骨風猛毅，眸子分明。皆就筆端，別生身外。傳神寫照，雖非巧心；審象求形，或皆暗識。妍媸無枉，敢顧黃金；取舍惟精，時憑白粉。且如日磧下泣，知其孝思；于禁懷慚，媿此忠節。乃無聲之箴頌，亦何賤於丹青；宣父之似皐繇，元子之類越石，不待或人之說，無煩故伎之言。此又一奇，誠爲可尙。臣得舐筆麟閣，繼踵虎頭，頻蒙獎教之恩，益用精誠自勵，勤以補拙。雖未仙飛，感而遂通，實因聖訓。況賜衣服，累問官資，中使相望，屢加宣慰，微臣戰灼，無答恩

私之至！

中葉以後，陸贄爲駢文特出之才，以其影響於後代作品，至深且巨，故別爲一章，以示區別，茲不復贅。

柳宗元 韓柳爲古文運動之開山祖，而皆擅駢文。柳子厚尤爲一大家。孫松友推之尤至。其言曰：「子厚晚而肆力古文，與昌黎角立起衰，垂法萬世。惟其少時，實以詞章知名，詞科起家，其鎔鑄烹鍊，色色當行，蓋其筆力已具，非復雕蟲篆刻家數，然則有歐蘇之筆者，必無四傑之才，有義山之工者，必無燕公之健。沿及兩宋，又於徐庾風格，去之遠矣。獨子厚以古文之筆，而鑿韞於對仗聲偶間，天生斯人，使駢體古文，合爲一家，明源流之無二致。嗚呼！其可及也哉？」昌黎稱其文雄深雅健，蓋子厚詩文皆幽峭過人，此其天姿夙絕，於駢文亦可窺見其一二耳。王志堅亦謂其「神理膚澤，色色精工，不惟唐人技倆至此而極，卽蘇王一派，亦隱隱逗漏一斑矣。」（四六法海卷三第三十頁）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天睠特深，時珍薦降，寵驚里巷，恩溢圓方。（中謝）伏以含桃之羞，時令攸貴；況今採因御苑，

分自天廚，使發九霄，集繁星而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盈背而外被恩光，適口而中含渥澤。顧慙素食，彌切自公；豈圖君子所先，遂厭小人之腹？

三十六體及其作家。唐代駢文，至李商隱始集大成。商隱與溫庭筠段成式三人，號三十六體，蓋三人皆行十六也。四六之名，實始於商隱。商隱樊南甲集自序云：「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然商隱章奏之學，實得自令狐楚。舊唐書：「初，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爲誄奠之辭。」故研究李義山之駢文，不可不先認識令狐楚。

史稱令狐慤士長於箋奏制令，「每一篇成，人皆傳誦。」（舊唐書）孫松友謂其「以意爲骨，以氣爲用，以筆爲馳騁出入，殆脫盡裁對隸事之迹，文之深於情者也。」文章之美者，無不重情感豐富，氣韻自然。後世爲駢文者，祇知屬對精整，文章華瞻，此非文之至者也。松友又云：「吾於有唐作家，集大成者，得三家焉。於燕公極其厚，於柳州致其精，於文公仰其高。」推崇慤士，獨具隻眼。

頃者叨居近密，親事聖明。選擢皆出於宸衷，遭逢偶協於昌運。進每憂國，退常樂天。曾不知操

舟者忌臣及津，執轡者畏臣先路。雖皎皎下燭，鑒一心之無瑕；而營營謗興，扇十手以相指。

（河陽節度使謝上表）

每飲以清池，牧於芳草，則彌日翹立，驅之不前。及長風時來，微雨新霽，輒懷首奔騁，追之莫及。

（進異馬駒表）

關於義山駢文，前人之批評，可如下述。郡齋讀書志云：「義山初爲文，瑰麗奇古，及從楚學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辭旨怪詭。」直齋書錄解題云：「以近世四六觀之，當時以爲工，今未見其工也。」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云：「李商隱之文，婉約雅飭，於唐人爲別格。」四六叢話云：「樊南甲乙，今體之金繩，章奏之玉律也。其聲切無一字之聲屈，其抽對無一語之偏枯。手斂而不肆，體超而不空。學者舍是，何從入乎？」孫松友之言，最爲平允切當。大率義山之文言之清切，切而能清，所以可貴。如斯用典，自無生吞活剝之嫌。四六法海引陳明卿之語云：「義山代人哀則哀，代人諛則諛，」卽貼切之謂也。

（四六法海卷五）

上河東公啟

商隱啟：兩日前，於張評事處，伏視手筆，兼評事傳指，意於樂籍中，賜一人，以備紉補。某悼傷以來，光陰未幾。梧桐半死，方有述哀；靈光獨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攜；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伯喈之女。檢庾信荀娘之啟，常有酸辛；詠陶潛逋子之詩，每嗟漂泊。所賴因依德宇，馳驟府庭，方思效命旌旄，不敢載懷鄉土。錦茵象榻，石館金臺，入則陪奉光塵，出則揣摩鉛鈍；兼之早歲，志在玄門，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於南國妖姬，叢臺妙伎，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況張懿仙本是無雙，曾來獨立；既從上將，又託英寮。汲縣勒銘，方依崔瑗；漢庭曳履，猶憶鄭崇。寧復河裏飛星，雲間墮月？窺西家之宋玉，恨東舍之王昌？誠出恩私，非所宜稱。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恩優之理，何以加焉！干冒尊嚴，伏用惶灼，謹啟。

其親切有味，毋俟煩言。義山之文，有極自然者，如

一去闕廷，五羅寒燠；處京畿五百里之地，控蕃寇十數州之多。（爲漢陽公陳情表）

故園千里，明君萬年；求將覆載之恩，長入幽明之路。殘魂不昧，雖溫序之思歸；枯骨有知，遇杜

回而必抗（代僕射濮陽公遺表）

去歲陪遊，頗淹樽俎；今茲遠奉，實間山川。（上李舍人狀）

有極輕倩者，如

山中桂樹，遠媿於幽人；日暮柴車，莫追於傲吏。（爲張周封上楊相公啟）

皓月圓時，樹有何依之鵲；悲風起處，岩無不斷之猿。（爲崔從事寄尙書彭城公啟）

有極典雅者，如

晏子狐裘，故弊何彰於國儉？王恭鶴氅，風流不自於君恩。（爲滎陽公謝賜冬衣狀）

驥疲吳坂，已逢伯樂而鳴；蝶過漆園，願入莊周之夢。（上華州周侍郎狀）

要之清切二字，實可以包括其作風之勝概。

全唐詩話：庭筠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時號溫八叉。多爲鄰鋪假手，日救數人，而士行玷缺，縉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進求

士對之。庭筠乃以玉條脫續也。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爲對。他皆類此，其才思敏捷，與屬對之工，可以概見。

五代文風不振，惟小詞頗可觀。歐陽炯《花間集序》所謂「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素手，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猶可以想見其盛，然駢文作品，則鮮有可言者矣。

小說與駢文 唐人小說中，亦多用駢偶之句，如《異聞錄》記柳毅云：「始聞跨九州，懷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金鎖，掣玉桂，赴其急難。」《甘澤謠》記魏先生曰：「時雨降而秋稔除，太陽昇而層冰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瓶，豈是安生之地？」《大唐西域記》記劫盤陀國：「林樹稀，華景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俗無禮義，人寡學藝。性既獷暴，人亦獷勇。」《御史臺記》記來俊臣云：「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咳吐珠璣》此之謂歟！

第七章 陸贄

陸宣公之生平 關於宣公之史蹟，有韓愈所撰之順宗實錄及權德輿之陸宣公翰苑集序，最可諷誦。今蒼萃其言於左方，而側重於文學上之記述。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翰林學士。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詔書旁午，公灑翰卽成；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嘆服，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丁母憂，免

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輔政，爲寶參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鎔銖。戶部侍郎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之，獲免。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

翰苑集 據郡齋讀書志，宣公舊作，「有榜子集五卷，議論集三卷，翰苑集十卷，元祐中，蘇子瞻乞核正進呈。」改稱陸贄奏議，共十二卷。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列有翰苑集二十二集，坊間多有簡本行世，蓋已成爲家喻戶曉之書矣。

作風 宣公文章，流傳最廣，故古今評語亦甚多。今節錄如次：

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獯豸向風，懦夫增氣，則有

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權德輿翰苑集序）

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蘇軾進呈唐陸贄奏議劄子）

贄文多用駢句，蓋當日之體裁，然真意篤摯，反覆曲暢，不復見排偶之迹。新唐書不收四六，獨錄贄文十餘篇，司馬光資治通鑑錄其疏至三十九篇，上下千年，所取無多於是者。經世之文，斯之謂矣。（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古以四六入章奏者夥矣，賀謝表而外，惟薦舉及進奉，則或用之。品藻比擬，此其長也。若敷陳論列，無往不可，而又纂組輝華，宮商諧協，則前無古後無今，宣公一人而已。指事如口講手畫，說理則縷析條分，旁延景物，則與會飛鸞，遠計邊瑣，則武庫森列。大抵義蘊得自六經，而文詞

則文選爛熟也。惟公兼體，是以獨擅。（四六叢話）

大抵宣公駢文，切於實用，用白曉暢，純任自然，一掃用典浮夸之惡習，其氣勢之盛，與散文相埒。駢文原爲美文，至此而駢文可爲應用文之真相，始大白於世。宣公亦人傑矣哉！

作品 宣公奏疏，自以奉天改元大赦制爲其傑作，亦卽當時之罪己詔也。全篇二千言，一氣呵成，無復斧鑿之迹。其中雋語，如「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朕實不君，人則何罪？」皆從肺腑中流出，真摯愷切，感人實深，宜當日詔書一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也。

其他長篇鉅製，如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幾及七千餘言。首篇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尤爲情理兼顧，委婉動聽，如云：「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場圃困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緝，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

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避役。」其析理綿密，在今日理財學者讀之，猶覺其所論愜心貴當也。

宣公之文，於敷陳事理之中，自具深婉不迫之趣；此在專制之世，人臣事君，自不可不有此種風格，而文章之美，亦於此表現靡遺。如論敘遷幸之由狀內，一則曰：「凡是點算秘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再則曰：「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尅理而謹修之。」反覆陳詞，固無劍拔弩張之習。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不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變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尙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慙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細付宣公之文，亦自漢人奏疏中得來。漢代奏疏家，如董仲舒，劉向，匡衡，皆湛深經術之士，故發爲文章，立言既有本原，措辭亦復精粹，而態度冲和不迫，尤自具風格。（參閱本書第三章）今舉實例，以資談助。

漢人奏疏，喜逐層洗伐。劉向上灾異封事云：「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宣公論關中事宜狀云：「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漢人奏疏，又喜於篇首虛籠。如匡衡上元帝疏云：「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宣公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開篇卽云：「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其脈絡相承，固自班班可考。至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諸語，則又與晁錯言兵事書中語極相似。（參看本書第三章）昔人稱陸宣公之文，「有董子之經術，而不失之迂；有晁錯之名實，而不淪於刻。」

（譚昌言擬陸宣公從事廟廷說）洵非過譽。

宣公駢文，影響於後世者，至深。一爲宋人之四六；二爲清人之章奏。宋人四六，近於散文化，其詳常俟後述。要之宣公文章氣勢流轉如散文，實予宋人以不少教訓。東坡奏議，如上皇帝書，均係模仿宣公筆法。惟宋人四六，好用長聯與典故，則不及宣公遠矣。清代章奏，如曾文正公奏議，亦多擬宣公之作，然舉鼎絕膺，力終不逮，宣公真可謂以駢文致用者矣。

唐駢體文鈔及四六法海，均不錄宣公之文，則知駢文家固以宣公之文爲駢文中之別裁也，然就文章之美感而言，則別裁文學之欣賞，有時或超越乎正宗文學。吾人讀翰苑集，殆亦可以作如是觀矣。

第八章 宋四六及其影響

宋初駢文，奉李義山爲圭臬，藻麗華瞻，風格不高，致有優人捧搢之謂。中葉以還，歐蘇高唱古文，以古文氣格，行之於四六之中，風起雲湧，蔚爲一代作風。至南宋時代，作家尤夥。汪藻，王安中，蔡崇禮，洪氏父子，周必大，號稱專家。至如詩人陸游，楊萬里，理學名臣如真德秀，皆擅長此種體裁。此兩宋駢文之概觀也。

今欲明瞭宋代駢文，宜先研究其特殊之作風。宋代文學作風，率趨於散文化，不僅駢文爲然，特駢文其尤甚者耳。黃山谷詩：「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讚東坡語）辛稼軒詞：「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類此之例，不可殫書。今誦宋代之駢文，亦彌復如是。

一曰散行氣勢，於駢句中見之。古代文章，駢散互用，故毋損於氣勢。六朝號稱駢文極盛時期，然潛氣內轉之處，亦往往用散句，不全用駢句也。宋人鑒於駢偶板重之弊，遂以古文之氣勢，行之於偶

句之中。試舉例如下：蘇東坡上陸宣公奏議劄子：「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楊誠齋賀大諫李義學啓：「孰知天理之好還，殆匪人情之可料。導諛者未必獲福，咎徒塞於兩儀；守正者未必罹殃，名自流於百世。」均一氣呵成，幾與散文無別。

二曰用虛字以行氣。如汪彥章所擬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雖天奪其衷，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置可乎？」又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哇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皆於虛字上得力，此散文化之又一徵也。

三曰用典而仍重氣勢。如王元之勸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汪彥章作隆祐皇后告天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此種用典之法，能使典爲我用，實堪效法。

四曰用成語以行氣勢。如王履道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於道。」孫仲益代高麗國王謝賜燕樂表曰：「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羹牆之美；欣欣然有喜色，

咸豫聞管籥之音。前者用詩書，後者用論孟，亦仍以氣勢見長也。

五曰喜用長聯。宋樓鑰攻媿集北海先生文集序有云：「唐文三變，宋之文亦幾變矣。止論駢儷之體，亦復屢變。作者爭名，恐無以大相過，則又習爲長句，全用古語，以爲奇倔，反累正氣。况本以文從字順，便於宣讀，而一聯或至數十言，識者不以爲善也。」俞曲園春在堂筆錄曰：「困學紀聞所錄諸聯，如周南仲草追貶秦檜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讎？貪用成句，而不顧其冗長，自是宋人習氣。又載王煊辭督府辟書云：昔溫太真絕衿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窘而人予其順天。以議論行之，更宋派之陋者。此派一行，而明人王世貞所作四六，竟有以十餘句爲一聯者，其亦未顧四六之名而思其義乎。」其實較長之聯，唐人已有之，如令狐楚爲桂州王洪中丞賀赦表：「刑莫大於成獄，陛下捨之，罪無重輕；恩莫深於延賞，陛下推之，澤及存沒。」然唐人不過偶一爲之，宋人則以此自相矜炫，有時不免過於冗長，此則極端散文化之過也。

六曰多用議論以使氣。如上文王煊一聯，已可概見。李劉賀史丞相除太傅啓云：「竊以傅者傅

之德義，不惟其官惟其人；臣者臣作股肱，罕有是父有是子。」散文最重氣勢，故宋人四六中多利用之，能有疏宕清剛之妙，多用終不免於措詞迂腐。王志堅云：「四六與詩相似，皆著不得議論；宋人長於議論，故此二事皆遜唐人。」（四六法海卷三第八十頁）散文化用於純粹之美文，亦殊覺瑕瑜互見也。

綜斯以談，則唐代駢文得其正，宋代駢文得其偏；唐文醇，而少創造之風格；宋文肆，而有獷悍迂腐之病；此其大較耳。

宋有博學宏詞科，所試多爲四六。紹興以來，增至十二體。曰制，誥，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是四六應用之廣可知。司馬光辭知制誥，以爲不能爲四六，蓋不滿於當時文體，而發爲是言。葉水心亦謂「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聯之工，而擅終身之官爵者。」（四朝聞見錄）朱文公嘗謂是科習諂誇大之辭，競駢儷雕刻之巧，當稍更文體，以深厚簡嚴爲主要之四六發展之盛，應用之廣如此，亦卽宋代四六之弊所由來也。（參用辭學指南）

西崑體

宋初駢文家，當推徐鉉。其所爲吳王李煜墓誌銘，能存故主之義。其中如「始營因壘

之師，終後塗山之會，措辭得體，爲太宗所稱善。篇末「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用典貼切，而以感慨出之，足稱當時大手筆。此後楊億、劉筠、錢惟演諸人，互相唱和，詩文專以李義山爲宗，才藻豔麗，其所著西崑酬唱集，不免有貌合神離之處，以致爲人所詬病。古今詩話云：「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搏撻至此，聞者大噱。」至歐蘇古文運動告成，於是西崑體遂成絕響。

其實優人譏誚，實爲後此效西崑體者之過。楊劉諸人所作，典贍富麗，雖不足語於文章上乘，然亦不失於工整一流。如揚大年所作駕幸河北起居表，其中有云：「師人多寒，感恩而皆同挾纊；匈奴未滅，受命而孰不忘家！」亦殊雅健可誦。

歐蘇之四六，宋四六之散文化，實以歐陽修爲開山祖。宋史本傳云：「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澁澀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遊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苦心探賸，至忘寢食。」此言永叔之古文運動也。永叔之散文運動，在救當時之「論卑氣弱」，而當時駢文之不振，亦由於氣勢卑弱爲

之。故永叔所爲四六，遂以古文中之氣勢行之，獨闢蹊徑，風靡一時。吳子良林下偶談云：「本朝四六，以歐公爲第一，蘇王次之。然歐公本工時文，早年所爲四六，見別集，皆排比而綺靡，自爲古文後，方一洗去，遂與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見二蘇四六，亦謂其不減古文。蓋四六與古文，同一關鍵也。然二蘇四六尙議論，有氣餒，而荆公則以辭趣典雅爲文，能兼之者，歐公耳。」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修

睿訓丁寧，曲加尉諭；愚衷懇迫，尙敢黷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鎖。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際千齡之亨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旣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之交攻。爰於守毫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况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鳧雁去來，固不爲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出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

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髮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捫蝨新語云：「以文體爲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爲四六，自歐陽公始。」四六叢話云：「宋初諸公駢體，精敏工切，不失唐人矩矱。至歐公倡爲古文，而駢體亦一變其格；始以排纂古雅，爭勝古人，而枘腹空筭者，亦復以優孟之似，藉口學步。於是六朝三唐格調，寔遠，不可不辨。」此語固是，然歐公之駢文，富於創造風格，自能令人景仰不置。

歐公之體，王安石、曾鞏、劉敞、蘇軾、蘇轍，無不效之；而曲折變化，以東坡爲極盡能事。東坡自云：「吾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宋史本傳）散文如此，駢文自亦如此，試觀以下例句：

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矢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謝量移汝州表）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盛，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

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乞常州居住表）

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魍魎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到昌化軍謝表）

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登州謝兩府啓）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蓋二十年。（謝賈朝奉啓）

東坡遷謫諸表，淚隨聲下，今日吾人讀之，猶不免灑一掬同情之淚，其情感真摯，措辭優越，得未曾有。王志堅評東坡賀歐陽少師致仕啓云：「無限曲折，以排偶出之，勢如疊浪，機如貫珠，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實則東坡之駢文，固罔不如是。如所擬呂惠卿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制中有云：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用典至此，幾於鎔化無痕迹可言，真可謂散文化之大師也。

北宋宰輔，如夏竦，丁謂，呂惠卿，均遭物議，無不雅擅駢文，而丁晉公尤勝。四六話稱其「文字雖老不衰，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雁，乍浮楚澤之春。謝復秘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又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

衰，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歸田錄）亦可謂精切矣。

南宋作家 南宋初年之作家，要推汪藻爲巨擘。有浮溪集三十六卷。（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其最有名者，爲隆祐皇后告天下詔，鶴林玉露稱其「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稜繼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評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始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救一城之慘酷。（此二句一作「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行隣國見侮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從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毀，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共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悌，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此篇層次分明，立言得體，而氣勢又極其悲壯。其次有名者，爲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德音，其中警句：「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最爲精當，人以比陸宣公興元赦書。」（老學庵筆記）直齋書錄解題稱浮溪之文，「格律精嚴，一字不苟措，可推爲集大成者也。」亦可謂景仰之至矣。

王安中字履道，有初寮集，四庫全書目錄，謂其「喜依附名流，而反覆炎涼，頗干清議，其詩文乃典雅凝重，絕不類其爲人。」孫覲字仲益，有鴻慶居士集。所撰代高麗謝賜燕樂表，膾炙人口。（直齋書錄解題）恭崇禮字叔厚，有北海集；樓鑰爲之序，稱其氣格渾然天成。今摘錄諸人軼事於後：

優詞樂語，前輩以爲文章餘技，然鮮能得體。王履道天軍節宴小兒致語云：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又正旦宴小兒致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羣心；化國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皆爲得體。（墨莊漫錄）

孫仲益四六清新，用事切當。宣和中，與家兄子章同爲兵部郎。未幾子章出之無爲軍，仲益繼遷言官，亦出知和州。時淮南漕以無爲歲榷上供米後時，委知州取勘無爲當職官吏。仲益得

檄漫不省也。置而不問，亦不移文，已而米亦辦。子章德仲益，以啓謝之。仲益答之，有云：苞茅不及，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人頗稱賞，以爲精切也。（同上）

蔡叔厚謝宮祠表云：雜宮錦於漁簑，敢忘君賜？話玉堂於茅舍，更覺身榮。時嘆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掛衣冠，尙低徊於末路；未先犬馬，尙邂逅於初心。尤佳。（老學庵筆記）

洪皓諡忠宣，以使金得名。子三人，俱貴顯，以文章名。适諡文惠，遵諡文安，邁諡文敏。文敏尤以博洽稱，所著容齋五筆，討論四六之處甚多。

一掃妖氛，微管仲吾其左衽；再開幕府，用李勣賢於長城。（洪适虞允文端明殿學士同簽書

樞密院制）

稱其子，不爲比，勉繼祁奚之公；稱其官，時爾能，能懋成王之賞。（洪遵令宗正司歲舉宗子詔）
嗚呼！得賢則能立邦基，予豈輕於注意？乃心罔不在王室，爾勿廢於告猷。茂對孚休，益終令譽。

（洪邁湯思退罷左相制）

南宋四六大家，除汪藻諸人外，要推周必大、真德秀爲巨擘，今分論之：

周益公有文忠集二百卷，以文學致身宰輔，著作之富，有如沈約。其四六斷句之佳者，如「謝復益國公表曰：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自天而下。賀王德言除工部侍郎啓曰：擢登起部，仍直鑾坡；閭闔晨趨，班冠貳卿之玉笏；絲緡夜草，燭搖內相之金蓮。謝劉守再送朱墨錢啓曰：長者賜，不敢辭，正惟禮屈；小人腹，已屬糜，過爲身謀。凡此皆字字破的，篇篇出奇，可謂文中虎也。」（摘錄孫奕示兒編）

岳珂程史錄益公四六一全篇，可以當故事讀。其辭曰：「周益公相兩朝，慶元間，居於吉，隱然有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有呂祖泰者，乞以益公爲相，朝論雜然，以爲公實頤指之。乃鐫一官爲少保，杖祖泰而竄之。益公上表謝，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猶在；貶官一等，鴻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中謝）伏念臣疏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偏塵於台省；受知孝廟，復久玷於機衡。不思勉効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旣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興念於元僚，亦屬分於闔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狐丘，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推名輒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盡輸於薪粲。僅削司徒之秩，仍存平土之官。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尙寬，馭民以敬。故

國皆曰殺，雖無可恕之情；而毫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省愆田里，視桑蔭之幾何；託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初當路人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辨論，乃置於貶。及奏至，引咎紆徐，言正文婉，洒然消釋。」

真德秀有西山集。孫松友云：「南宋駢體，西山爲一大家，華而有骨，質而彌工，不染詞科之習。」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繇雜進於虞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進

大學衍義表）

結茅屋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謝宣召入學士院備顧問表）

與周益公同時者，有楊萬里之誠齋集，屬對精妙自然；陸游之渭南集，文筆清新流利；葉適之水心文集，敘事疏暢，步武宣公；樓鑰之攻媿集，文辭以精博稱。均各有可取。至李劉之四六標準，流麗穩貼，近於纖仄，不復能稱上乘矣。

屬者鷓鴣行，得從大阮竹林之勝，暇而燕語，每傳小謝春草之吟。（楊萬里回吉水蕭知縣啓）頃自吳中，久留劍外。願彼衣冠之所萃，頗以文字而相從。方深去國之悲，敢有擇交之意。流偶

殊於涇渭，風自隔於馬牛。睚眦見憎，本出一朝之忿；排擠盡力，幾如九世之仇。（陸游知嚴州

謝王丞相啓）

評論駢文之著作，四六之文盛行，而後四六批評之著述亦盛。王銍之四六話，成於宣和四年，「所論多宋人表啓之文，大抵舉其工巧之聯，而氣格法律，皆置不道。然就一朝風氣而言，則亦多推闡入微者，如詩家之有句，圖不可廢也。」（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謝似之四六談塵，成於紹興十年，「其論四六，多以命意遣詞分工拙，所見在四六話上。其論長句全句，尤切中南宋之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王應麟辭學指南，專爲士子考試而設。今附刻於玉海中。篇章組織，甚有統系，其所著困學紀聞，亦多批評四六之作。相國道有雲莊四六餘話，說鄂中有節本。

四六話四六談塵辭學指南，亦多討論作四六之方法，惟不免失之瑣碎。今分別節錄如左，以示一般：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杜楠，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搜山開荒，自

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若兩聯皆生事，則傷於奧澁；若兩聯皆熟事，則無功。蓋生事必用熟事對出也。如夏英公辭奉使表略云：「頃歲先人沒於行陳；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帖，忍聞禁侏之音。」不拜單于用鄭衆事，而公羊謂夷樂曰禁侏，此生事對熟事格也。後永叔作歸田錄改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情深陟帖，忍聞夷樂之聲？」夏英公免起復奉使表，世以爲工。然其間一聯云：「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此聯亦不減前一聯也。（四六話）

四六之工，在於翦裁。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四六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籩豆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罪降。」時人許其翦裁。（四六談塵）

詩書須節一編，以備四六之用，長處作一處節，（如乃心罔不在王室，學有緝熙於光明之類）四字作一處，（如迄用有成，熙帝之載之類）兩字作一處，（如疇咨若時，燕及之類）（辭

學指南

東萊先生曰：凡作四六，須聲律協和。若語工而不妥，不若少工而瀏亮。上句有好語，而下句偏枯，絕不相類，不如兩句俱用常語。（同上）

宋人筆記中，亦多批評四六之作。如容齋五筆墨莊漫錄諸書，殆指不伸屈也。清彭元瑞芸楣摺探宋人筆記中，關於四六之語，彙爲宋四六話一書，片辭隻字，蒐括無遺。又與曹振鏞選有宋四六選一書，皆研究宋代四六者之圭臬也。

第九章 駢文之中衰——律賦與八股文

元以異族入主中夏，稽古右文，幾成絕響；曲子最擅勝場，開文學史中新紀元；詩文猶有可觀，至駢文則闕焉無聞，以四六論，可謂一浩劫也。明代文學稱盛，而模仿之作居多，創造之意爲少，以言駢文，粗製濫造，庸廓膚淺，雖有作品，難登大雅之堂；蓋此時律賦與八股文，如日方中；延及清季，爲舉子之所必習，流毒華夏，殆六百年，其阻礙文學之發展，在明代爲尤甚焉。

律賦與八股文，皆駢文之支流餘裔也。吾人欣賞文學，貴有正確之認識，譬如研討香豔詩，吾人不得不推尊李義山而屏斥王次回，誠以格調高妙，彼此差別太甚，吾人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必得其下，論文者不可不慎也。律賦與八股文，俱導源於古文之駢文，而末流所失滋多，所謂畫虎不成反類乎狗，豈始意所及料乎？卽進一步而論，宋四六與六朝文，相去已不可以道里計。吾人生逢世風丕變之日，原不必倡言復古以資號召，而風格之日衰，文氣之日趨萎靡，作風之猖狂油滑，要須

嚴爲之防，初不以駢散而異其趨，以語體或文言而易其論調。世人之卑視律賦與八股文，良有由矣。今分論律賦與八股文於後，以明示駢文思潮之演變云耳。

律賦 賦爲發展駢文之一大關鍵，窮源溯委，此其先河。前已於研究漢賦時，略引端緒。六朝人出以輕倩之筆，別具風味。蓋猶不失爲神妙之作品。自唐以律賦取士，而賦法始嚴，「新巧以製題，險難以立韻，課以四聲之切，幅以八韻之凡……無補清新，只乖典則……若柳河東披沙揀金，記里鼓車等作，質有其文，巧而兼力，誠鴻博之新裁，場屋之定式矣。」（四六叢話）沿及於明清，賦仍爲考試之必要條件，然後作賦始趨於標準化，法度日密，限制日嚴，亦真如律令森嚴，不可踰越，然文人因難見巧，亦往往有佳句酬世，特氣格日卑，賦體日陋，終不足語於大雅宏遠耳。

桃花園裏，柳樹陰中。涼風自北，微雨從東。（侯鳳苞無絃琴賦）三眠三起，瘦分南國之腰；一笑一顰，青入東君之眼。（尤侗春柳賦）

律賦優點，祇在「組織工麗，音韻諧靡，貼切題旨」，（瞿兌之駢文概論）而破題尤爲重要。蓋律賦原爲考試而設，欲動主司之視聽，故扣題必須絲絲入扣，毫不鬆懈，清余丙照賦學指南論首段

云：「起筆尤不可忽，須全力鍊此數句，如起講之擒題，觀唐李程日五色賦，德動日鑒，祥開日華，只此二語，遂以冠場。（李程爲唐貞元中狀元）正宜取則……起手之法，或直起，或陪起，或對起，或翻起，或暗籠，或明擒，或用古體，種種法門，祇在學者隨題運用耳。」

律賦與古賦最不同之一點，卽爲限韻。如唐李程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上德」爲韻。唐白敏中息夫人不言賦，以「此人不言其義安在」爲韻。在唐時已如此，謂之官韻。降至後代，且有限定某字應押於某字之末者，原意固在防弊，而束縛重重，焉能產生佳作品？律賦至此，可云一劫。

律賦中尙有一事，爲吾人所厭聞者，卽頌聖是也。李程之日五色賦，所以號稱唐代律賦之極則者，卽在頌揚得體。結句云：「故曰惟天爲大，吾君是則。」此後則凡可頌揚之題，無不趨於頌聖。如吳錫麒王右軍蘭亭集序賦末段云：「方今寶笈搜奇，宸章播馥；三稀騰藻於石渠，八柱爭輝於天祿；訪端溪之遺刻，賞鑿因心；輯翰苑之新書，源流在目。臣識迷定武之珍材，媿會稽之竹；論蕭子雲之史，僅知飛白之大端；讀陸務觀之詩，敢澆硬黃之小幅。」（原賦題以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爲韻）在應制者遣詞命意，固不得不如是，然語氣千篇一律，何足以轉移觀聽，引起文學上之欣賞乎？

春水綠波賦（以題爲韻）

吳錫麒

迢迢南浦，渺渺伊人。波長怨水，綠遠愁春。迺進騷客，召吟賓。申契於采蘭之渚，寄懷於挑菜之津。則見膏融地脈，泉落天紳。雪水消而烟水活，大波瀾而小波淪。舊時浪碧之痕，橋平雁齒；此日縈青之態，浪蹙魚鱗。花落成文，萬紙之雲藍不斷；鏡開如畫，一峯之眉黛低皺。於是嘯侶鷗鳧，延芳蘅芷。戲拋壻於清明，約流觴於元巳。鴛鴦湖上，軟翠三篙；鸚鵡洲邊，晴漪十里。朱欄曲曲以虹流，白羽翻翻而雲起。淨無可唾，蘆芽荻筍之間；空欲生寒，雲影天光之裏。洗梅花之豔骨，方能修到仙人；除桃葉之深情，安得有如此水。試觀其樹樹如浮，帆帆相屬。紋作鞞迴，羅將帶束。蜻蜓偷眼而空窺，翡翠潛身而出浴。吹來圓沫，齊化紺珠；折出方流，都疑碧玉。船真天上，捫星斗而皆青；人在鏡中，染鬚眉而盡綠。然且照影徘徊，臨涯躑躅。薄采則一朶難盈，相思則千尋欲續。蘼蕪浩渺，寫望江如夢之詩；楊柳迷離，唱何處尋君之曲。豈不以我居水涘，子去山阿，子懷杜若，我念薜蘿。明塞修兮不至，憶嬋娟兮奈何。徒見茫茫遠水，瑟瑟空波；衣香人影，鱗唱漁歌。涵世界之鶯花，蔚藍無際；盪樓台之烟雨，金碧偏多。念余情其信芳，相對一汀之草；願

在髮而爲澤，當留五斛之螺。是知感莫感於懷人，難莫難於行路。羌春水兮方生，又春光兮欲暮。浣菟毫於江上，難染丹青；剖魚腹於船頭，不逢尺素。愁欲剪而偏長，時以閱而成故。流水三生，東風一度。就令花全作絮，猶留波面之萍；正恐葉易成陰，又換天涯之樹。張平子所思不見，未免生愁；江文通黯然銷魂，因之作賦。

八股文 八股文爲駢散混合之文字，然就其整段作對而論，固應以之隸屬於駢文。其名稱又有制義與時文之別。明史選舉志云：「其文略訪宋時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爲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爲制義。」顧炎武日知錄則輯釋較詳，今錄之於後：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宏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題三句，卽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亦有聯屬二句四句

爲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日知錄

卷十六 試文格式）

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爲多，此宋人相傳之格。（本之唐人賦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爲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歷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據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同上）

觀上文「破題對句爲多，本之唐人賦格」數語，則知八股之近於駢文，自爲合理之談。申言之，八股者，破題，承題，起講，提比，虛比，中比，後比，大結，諸大段結合之文章也。唐代應舉詩，有破題，領比，頸比，腹比，後比，結尾，諸名目。八股諸名詞，蓋本於此。「制義始於宋，而盛於明，自洪永以逮天崇，三百年間，體凡屢變。」（制義叢話例言）「自洪永以迄化治，風氣初開，文多簡樸。逮於正嘉，號爲極盛。隆萬以機法爲貴，漸趨佻巧。至於啓楨，警闢奇傑之氣日勝，而駁雜不純猖狂自恣者，亦遂錯出於其間，於是啓橫議之風，長傾誠之習，文體整而士習彌壞，士習壞而國運亦隨之矣。」（制義叢話卷一）

今自皇明文準中，錄一篇較佳之八股文於左：

舉舜而敷治——夫也

顧憲成

觀聖人任人以圖治，而知其所憂者大矣。（以上破題）夫天下非人不治也，得舜以總治，得禹皋陶以分治，而後民可安焉，固知聖人之憂，不同於農夫之憂也。且天下之未治也，聖人能以心憂之，而不能以身徇之也。爲君者，舉治民之責，付之於一相；爲相者，舉治民之責，付之於羣有司，天下可坐而理矣。（以上承題）時維陶唐，天下之爲民患者誠多，而堯之憂誠切也。乃舉舜而敷治焉，謂夫天下之治，必得人而後可圖也，謂夫天下之人，必得舜而後可舉也。（以上起講）舜也，仰承一人付託之重，而務殫心以釋其憂；俯念四海屬望之殷，而卽擇賢以分其職。命益以司火政，而鳥獸匿矣；禹則因而治水焉，所以竭力於疏淪決排之間者，何汲汲而不遑也？命稷以司稼政，而民人育矣；契則因而明倫矣，所以致意於勞求匡直之間者，何孜孜而不倦也？（以上提比）在天下方幸聖人之有作而害可除，在聖人則方慮夫民瘼之未易恤；在天下方幸聖人之有作而利可興，在聖人則方慮夫民欲之未易遂。如此乎聖人之不暇

耕矣！（以上虛比）由此觀之，堯一日無舜，則孰與命禹益，舜一日無禹益，則孰與拯昏桀之悉，而登天下於平成。堯一日無舜，則孰與命稷契，舜一日無稷契，則孰與粒阻饑之民，而躋天下於揖讓。（以上中比）然則憂舜之不得者堯也，君道也。憂禹皋陶之不得者舜也，相道也。彼以百畝之不易爲憂者，蓋忘情於天下之所暇耳，卽禹稷契之徒，猶有不屑，況君如堯，相如舜，獨奈何而躬農夫之行哉？信矣！許行之妄也！（以上後比）嘗讀禹氏之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夫君者，荷天下之艱者也，故雖欲頃刻少安於民上而不可得。後世不達，以位爲樂，而宴然忘其所可憂。許行遂欲矯之以並耕之說，視世之斬刈其民，則誠愈矣。孟子何疾之也？曰：斬刈其民，則天下無良君，並耕則天下無君。此可以明孟子之旨。（以上大結）

以上言八股文之組織，今再略論八股文之淵源。明清以八股文試士，實淵源於宋。宋史熙寧四年，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命中書撰大義式頒行。其法始於王安石，而贊助之者，則爲呂惠卿、王雱。宋人作品傳世者，有陸九淵、王安石、陳傅良、蘇轍、呂祖謙、真德秀諸人。經義模範一卷，所錄張才叔、姚孝甫、吳師孟、張孝祥等經義十六篇，較爲可恃。其弁首一篇，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

先王」最爲有名。呂祖謙以之錄入文鑑。

參也魯

王安石

所學有遲敏，所悟有昏明，聖人之於學者，豈以不敏之害道也哉？造道有在，不在於機敏，而在於一念之覺，則今日之魯，未必非他日之大智也。參也魯，夫子取之，刃刺之芒，不如緩綆之可以入堅；竹箭之利，不如緩綆之可以達石。大抵進銳者其退速，而鈍者乃所以爲利也。善觀人者，不於其遲速之間而優劣之，蓋易曉者亦易昏，而難入者必難忘，遽得者亦遽失，而久成者必久安。故望者未通則已，如其通也，必異於人之通之也。晦者未明則已，如其明也，必異乎人之明之也。夫子之論仁也，不與巧言，而與木訥；于禮樂也，亦進野人而退君子。何哉？木訥非巧言之可求，而野人或君子之過也。人之得道，固在樸拙，而不在儇巧也。參也之魯，其聖人之深取乎？觀其辨速朽速貧之言，不如若有若；辨襲裘楊裘之禮，不如子游。而一貫之妙，自子貢不能領其旨，而曾子會一唯之間。果何謂者也？以魯得之矣。雖然，以參之魯，視回之愚，何如也？參也不魯之魯，回也不愚之愚也。惟不愚以愚處之，茲所以爲盛德者也。宜乎曾子之守約，不如顏

子之坐忘。

制義叢話卷三，引書香堂筆記云：「荆公創立制義，原與論體相仿，不過以經言命題，令天下之文體，出於正，且爲法較嚴耳。然當時對仗不必整，證喻不必廢，侵下文不必忌。」是初期經義，亦甚明白切實。至元人經義，有破題接題小講諸名目，遂爲八股之濫觴矣。（參閱俞樾經義塾鈔序）王克耘造八比一法，名書義矜式，延及明清，束縛愈甚，真義愈失。明洪武三年，經義限五百字，四書義限三百字。（郎瑛七修類稿）乾隆四十三年，限七百字一篇。（俞正燮癸巳存稿）而最不合於理性者，厥惟出題之惡化。有所謂截搭題者：如「苟爲無本七」（苟爲無本七月之間旱）（倪鴻桐陰清話）割裂經文，可謂荒謬已極。

在作風之方面言之，八股文注重章法與格調，章法要組織完密，格調要渾灑流轉。易言之，卽修辭學上所謂統一性與連貫性（Unity and Coherence）也。周作人先生云：「八股文是中國文學史上承先起後的一個大關鍵。」又云：「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駢散的菁華，凡是從漢字的特別性質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藝，都包括在內。所以我們說牠是中國文學的結晶。」（見所著中國新

文學的源流附錄）妙語解頤，自具有真實性。特束縛愈嚴，變化愈甚，祇重外形，不求實質，始則軟熟甜美，繼則庸濫膚廓，愈遠而愈失其宗。顧亭林謂：「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日知錄卷十六論經義論策）又云：「文章無定格，主一格而後其文不足言矣。」（同上論程文）誠有慨乎其言之也。

關於八股文選，自乾隆四年方苞奉敕選定之欽定四書文爲正鵠，全書四十一卷，明文凡四集，曰化治，曰正嘉，曰隆萬，曰啓禎，清朝文則別爲一集。「選採精嚴，理法兼備。」（制義叢話卷二）可謂八股文之集大成者矣。

駢文之應用 明代駢文，極少佳作，然應用之途，並不狹隘。公文小簡，亦多儷句，大率不免陳腐之病。戲曲中出場念白，亦多有之。如王玉峯焚香記第二齣云：「小生姓王名魁，本貫濟寧人，閱閱名家，箕裘世裔。不幸父母早亡，室家未遂。自愧才非七步，敢效倚馬之掣，徒然書上萬言，退點潛龍之額。前春應試棘圍，爭奈命未逢時，淹淹下第。負一鄉之屬望，慨四海之無家，可憐我憔悴何歸，去留難據。幸賴囊有餘資，只得暫寓萊陽寄跡。」皆此類也。今錄明人小簡二篇於後，以示一般。

與周子和大參

江都爲相之日，更辛苦於下帷之時。黃童白叟，歌咏於田野；朱衣紫綬，譏構於朝廷。不見河陽之褒，反被相州之譴。今日歸田之計已決，候代卽行；不久奉侍，恐勞見念，先此啓知。（歸震川

文集）

答李淮南

門下蟠根僊李，擢秀維揚。本當盛之白玉之堂，偶爾試之清風之邑。才華無敵，一洗而凡馬盡空；政事有神，四顧而全牛已解。至如不佞一行自免，原非養望東山；再出何期，不致貽譏南岳。分無求於聞達，寧言空谷足音；奉有斐之文章，直是從天喜色。多儀藉璧，拜嘉惠於書詩筆墨之中；薄意未將，祈照亮於竿牘筐篋之外。（湯顯祖尺牘）

第十章 清代駢文之復興

明代文學，經前後七子，提倡復古運動之後，士人始漸知誦讀古書，不致囿於時文積習，墨守程文。雖諸人所作，有模仿過甚之譏，而擁護純文學之精神，亦未可厚非，特積弊已深，清新雅飭之駢文，究難多見。然思潮激盪，終令文學上有撥重霧見青天之一日。清代文學稱盛者，職此之由。其所爲駢文，亦往往能推陳出新，儼然有中興之勢焉。

清初駢文，以陳維崧爲最有名。所著有儷體文集十卷，瑰麗宏肆，幾欲抗衡古人。次則毛奇齡，以經學家而工駢體，雅重氣勢，無媿專家。乾隆中胡天游石笥山房集，甚爲袁枚所心折。吳鼎所輯八家四六文鈔，列有袁枚，邵齊燾，劉星煒，吳錫麒，孔廣森，孫星衍，洪亮吉，曾燠八人，而不及紀昀，阮元，汪中，王太岳，劉嗣綰，彭兆蓀諸人，實則清之中葉，駢文方面，要推胡天游，洪亮吉，汪中爲三大家。胡氏逾鍊，洪氏清新，汪氏雋永，其他不及也。王先謙之十家四六文鈔，選輯劉開，董基誠，董祐誠，方履錢，梅曾亮，

傅桐，周壽昌，王闓運，趙銘，李慈銘諸人之文，以繼八大家之後。此十人者，可稱爲清末駢文家，而文名之盛，則推王壬秋之湘綺樓文集焉。

由斯以談，清代駢文作風之盛，殆可想像，而作風之紛歧，更足以徵駢文復興之勝概。綜合言之，則清代作者，漸有追踪徐庾遠溯漢魏之趨勢，而究其所作，亦未必能陵轢唐宋。要之起衰振弊，能以駢文之真面目示人，則清代作者之貢獻，殊足以跨越元明矣。

博麗派 沈博絕麗，清代作家中多能之。陳其年殆其先導者也。其年之文，能以雄肆出之，故博麗而不傷於滯。其上龔芝麓先生書中有云：「夫青青河畔草，並非造設，明月照高樓，了無擬議。劉越石繞指之語，曹顏遠合離之篇，景宗武夫悲歌競病，斛律北將製曲牛羊，意者幹之以風骨，不如標之以與會也。」可以見其論文之旨，並不注意藻采。陳檢討文集中警句，如：「蕭綜北去，憐廟社以何依？符朗南奔，望鄉關而不見。」（周櫟園先生尺牘新鈔序）「嗟乎！來日大難，獨君不樂。天上之愁千里，人間之愁千年。」（上芝麓先生書）皆聲情激越，稱其爲人。汪茗文謂「開寶以來，七百年無此作矣。」誠有慨乎明人之空疏也。毛先舒序湖海樓儷體文，謂「其能於屬詞隸事之中，極其開闔，不外紬

青纒白之法，自行跌蕩，政如山陰楷書，而具龍跳之奇，杜陵排律，乃得歌行頓挫之法。蔚乎神筆，詎不然歟？雖有溢美之辭，要爲近似之論。

胡天游之文，以博麗植其基，以雄奧使其氣，所爲擬一統志表玉清宮碑，皆以艱窘之題目，發爲窈渺之文章。胡氏使典如貫珠，逞才如運氣，遜國名臣贊序，長二千餘言，而無舉鼎絕贖之病，蓋其文一以排募之氣行之，深得漢魏人文字之秘訣也。

桓桓穉穉，洸洸言言。漢武謂國之爪牙，世祖曰朕之禦侮。（趙開府碑）

達則爲珪爲璋，令聞令望，不然鴻其飛乎，螭其遊乎，其曠世而獨清乎！（有道先生安頤蔣君

碑）

袁枚之筆，流麗生動，喜雜以議論。如重修于忠肅廟碑，直同于謙論。吳錫麒之有正味齋集，藻麗有餘，氣勢不足，張菊齡已先我言之矣。吳穀人長於律賦，足稱一世之雄，至所爲駢文，雅麗自然，漸入纖仄，氣勢則未能駿發也。

臣聞王者大一統之義，春秋復九世之仇，古之聖人握金鏡，秉神機，固將亭毒八荒，慮卑六合

也。然神禹導河，不過積石；秦皇立界，止於臨洮。軒轅轡野之師，高辛觸山之務，成湯三股之伐，周王鮪水之誓，雖智竭囊底，而功止寰中，未有我武維揚，窮天之界，如今日者。（袁枚爲尹太保伊里盪平表）

刺刺叢山，浪浪暑雨。喧呼兕渡，爭唱檀來。四圍聞風水之聲，萬壑走煙雲之氣。曉望青天而拾路，夕沿黑月而尋梁。（吳錫麒李石渠先生隴西宦迹圖記）

自然派 毛奇齡之文，雄渾遒鍊，以平瀕頌及沈雲英墓誌銘，盛傳於世。平瀕頌尤一氣呵成，幾與散文無殊，如「撤之則反速而患小，不撤則反遲而患大。患小則拔之如釐毫，而患大則撼之如邱山，自然之理也。」兩篇銘語，雜以散行，更有駢散混合之妙。張菊齡謂其「才氣卓越，筆無滯機，肥膩沉悶者，常奉爲萬金良藥。」誠哉其言之也。

紀昀之紀文達公文集，曲折自然。其平定兩金川露布，尤爲傑作。其中警句，如「黎風雅雨，和甘過大渡河邊；羌竹蠻花，蔥蔚接無憂城外。」後先一轍，總聖皇獨運之謨；上下千年，皆舊史未聞之事。「氣勢流轉自然，情文並茂。至王太岳之清虛山房集，紆徐爲妍，邵齊齋之玉芝堂詩文集，清勁修

潔，皆有自然妙趣。王氏所作不多，近人錢基博駢文通義推之甚至。邵氏答王芥子同年書云：「生平於古人文體，嘗竊慕晉宋以來詞章之美。尋觀往製，汎覽前規，皆於綺藻豐縟之中，能存簡質清剛之製，此其所以爲貴耳。」可以見其志矣。

君情妾意，託款素於微波。昔往今來，盼佳期於曷月。我之懷矣，君豈同哉？（王太岳答胡靜庵書）

昌黎之留東野，有願爲雲；休文之別安成，近期識路。故人遠去，蒼黃贈處之言；密友將離，慷慨攀援之意。（邵齊齋送顧古湫同年之荆南序）

常州派 洪亮吉與孫星衍齊名皆爲常州人，所爲駢文，以輕倩清新取勝，世有常州體之稱。洪有卷施閣集，孫有平津館文集，然孫不如洪，「亮吉信含異氣，筆墨之情，殆不可勝，而孫才力苦弱。」（駢文通義流變第三）大抵諸人之文，用典欲其靈活，（如洪亮吉冬青樹樂府序：嗟乎！江山半壁，非仙人劫外之棋；金粉六朝，盡才子傷心之賦。）鍊字欲其清新，（如洪亮吉與崔禮卿書：披林知晨，映水識夕。）且時參以散句，（如孫星衍洪節母誄：粲粲處子，負書以游，不營不欲曰宏而修。）此種

文字，以之作小品文字，及言情之作，最爲佳妙，以言碑板文字及議論，則不免寡味矣。雅存出關與畢侍郎箋，述其在蓮城時展謁黃仲則遺棺，悽惻委婉，令人生朋友之誼，與下文皆可爲例也。

八月十五夜泛舟白雲谿詩序

洪北江全集

小雨忽晴，秋花轉媚。雲谿小閣，月來沈沈。錢塘郭生，南巷呂子，或攜壺觴，遠絜簫篴。予與孫君，買舟深港，徑可十尺，租才百錢。王生居廬，疊市甘脆，菱栗之屬，粲已盈艇。與二三子拍浮其中，幃袖作帆，折柳代楫，西經紅橋，東阻北郭。兩岸宿鳥，一川遊魚，隨波沸騰，離樹上下，啾啾唧唧，聲不得歇。沿溪以北，稍有竹樹，下蔭密藻，寬可彌畝，黑白萬羽，浮沈千頭，波喧葉飛，悉萃其裏。從洲以南，檐瓦可數，橋陰數尺，乃界中外，孤簫一聲，高樹答響。呂生狂歌，不覺離口。樓閣半里，鈎簾一時，兒童不眠，應以拊掌，歌韻欲寂，盈觴勸酬，欣羅狂談，樂說舊事，忽復相覩，首已如沐，吟肩旣冷，零露可挹，離離星辰，方訝西暗，川東曉華，驚見日出，相與登岸，因而賦詩。里傳其狂，朋訝爲逸。嗟乎！半世之樂，成於奉親；百晝之娛，奚若選夕。奈何中歲，各值多故，樽俎渝乎昔約，風雨破其奇懷，顏非朱而潭鯉驚，衣皆麻而林鳥訝。此則覽盈尺之照，則逃影於閨；聆入秋之

聲，而離樹卻走也。以少歲之遊，畢於此夕，故振筆序之，以貽數子，亦以志不妄耳。

常州作家稍後起者，爲劉嗣綰，造句遣詞，專以輕倩取勝，著有尚綱堂詩文集，其所作山中與鮑若洲書中，如「山鬼宜笑，時來牽蘿；野狐工媚，乃復拜月。」諸句，固雅有意趣。至如潘君妻周儒人誄中，「織素匹左，題紅薄韓；眉圖葉借，書格花看。」不免琢句纖巧。當時作家，如楊芳燦，彭兆蓀，曾煥諸人，及清末之李慈銘，均不免有此結習也。

火雲彤彤，覆頭半陰。清風習習，兩腋徐舉。白露前起，沒於蒼烟；紅藕作花，近在舵尾。岸柳十百，或垂或斜，時有微颺，送之蘸水。（彭兆蓀泛潁記）

蓋處羈旅者，語鄉里而倍樂；憶釣游者，覺童卯之彌娛。故其言兒時之上冢，塾暇之出游，闕幘尋花，喜逢寒食；挾書聽鳥，多趁晚涼。指村巷以穿林，候夕陽而入郭。涉橋弄舫，時弄鷗鳧；射雉撈魚，見阿父老。有生之樂，極於斯時。來日之難，何知離別！（李慈銘樊雲門庶常羅谿老屋圖序）

六朝派 駢文以六朝爲極致，殆無異論。然駢文作家，亦豈不知此特囿於俗尚，作品終難躋六

朝人所造之領域。卽以清代駢文而論，或失之藻密，或失之纖仄，補偏救弊，自不得不以六朝人爲依歸。最初持此論而能實行者，厥惟孔廣森。其與朱滄湄書，一則曰：「駢文主於達意明事，不爾直爲無用之物。」再則曰：「任徐庾三家，必須熟讀，此外四傑，亦當擇取，至於玉谿，已不可宗尙。」汪中固以六朝爲嚮向者也，其述學一篇云：「今之人能爲東漢魏晉宋齊梁陳之文者，曲阜孔奭軒陽湖孫淵如也。」臆軒壯年哀毀，遂用戕身，故儀鄭堂文，所作甚少，其氣力亦其未盡逾逸，要之臆軒持論，鞭辟入裏，不可謂非有心人也。

然而虎負隅間，困猶思鬪；鷹栖韉上，飽卽背人。此則因墨之師，所以勞其再駕；渡瀘之役，必將示以七擒者也。（武成頌）

前身蓮葉，不踐陳泥；他日椒花，必多新製。（閨秀王采薇長離閣詩集序）

汪中學問淵博，狂放不羈，有述學內外二篇，最爲人所愛讀。自序一篇，氣息深厚，逼近魏晉，自傷身世，幾於和淚代書。漢上琴臺之銘，則儼然齊梁人小品也。乾隆駢文，汪洪並稱，汪以樸茂勝，洪以清麗勝，而汪之古穆，實足以發揮六朝餘緒，開駢文無數法門。自序中佳句固多，而其深厚之氣勢，則非

讀其全篇不可。

自序

昔劉孝標自序平生，以爲比跡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蘧哲，未足多矜。余玄髮未燥，野性難馴，麋鹿同游，不關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怙，貌是流離，託足沙門，栖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舂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輻軻；余受詐與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構衅於蒸梨，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愜；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櫻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裏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暝，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游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臺，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

長裾屢曳，余簪筆備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栖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籍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譴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噉顏，盡成臯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尚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齋。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

駢文之宜仿六朝文字，已成不刊之論。至清末王闓運出，遂專以模仿六朝文爲能事，而尤側重於庾子山，作品之多，撰仿之酷似，殆欲前無來者。其所作哀江南賦，全用庾子山原韻，以描寫太平天國之亂，幾於神韻逼真。今錄其一段如左：

豈知山川黯黯，戎師遠略，攻卽墨而不下，望楚師而氣索，遂開網於前禽，迺落帆於黃鶴，奔騰而班馬羣驚，蹴踏而洞庭波濁，泊日躔之在尾，劓武昌之高壘，米無陶侃之船，炬絕都官之雉，

防開地道，兵虛背水，重鎮之忘忽焉，諸侯之師搖矣。

王氏湘綺樓集，佳作如林，不勝枚舉，可謂能發揚駢文之正軌，然模仿之作多，創造之意少，不能爲賢者諱也。王氏爲清代文學之殿軍，其駢文亦可稱爲古今駢偶之結局，至其所爲箋啓小簡，駢散兼行，自然工緻，亦小品文字之雄矣。

致樊藩臺

樊山仁兄先生台席：卅年傾仰，一日披襟，各放光明，互相標榜，人生此樂，天下無雙。七日九面，已防人妒，翩然引去，信其宜矣。及至仙宮飛蓋，灞上停驂，黯然有離別之思，忽爾生貪痴之戀，金仙著於細軟，泥絮逐夫春風，誰之咎哉？公所致也。晚浴溫泉，固嫌粉汗，明馳渭驛，似聽歌聲。九日兼程，遂投華館，入山三日，徧歷五峯，西嶽之奇，異於恒代，擬難巧似，意不能該，古無名篇，今何敢作？然韓畢告哀之處，鄜杜狀險之詞，及至身經，乃知過實，此行上下，絕不艱危。午詒同行，可以面問。天移節候，地主之施，玉盆未冰，蓮花餘雪，貂狐不御，松檜猶春，夜夜月明，峯峯霧散，恐大雪氣應，陽和變寒；日行五十，還於客館，然鐙始照，遞簡已來，發函跪誦，嘉詞絡繹，他所

未論詩則無焉。假以時，日恐猶難副。何則？科舉廢，故留此碩果。昔游祝融，屈於鄧彌之；曩論華詩，唯推魏承貫。（默深改名）卅年攻苦，祇成登岱一篇。今日驚人，欲出謝朓之上，既難急就，又恐過時。加以大敵在前，衆人拭目，誠非薄拙所可自期。惟以郡縣迫促，官差倚馬，輒寫和詞，並獻詞一首，聊以報命。明日瞻望茫然，午詒亦卻遺還，而申鄙款。相見甚易，彌祝珍頤，行篋紙窮，不盡觀縷。

宋四六派。清代駢文，刻意復古，故無取乎宋四六。惟張之洞廣雅堂駢文，以宋人氣息行之，尙不失爲清切自然。前此作家，夸靡繁緩之積習，頗能一掃而空之。清代章奏，本多用駢體文字，學陸宣公而不似，則流爲宋之四六。文襄工章奏，固擅此體。今錄其謝授軍機大臣摺中段，以示一般。

伏念今日時勢，可謂多艱。宮廷備極憂勞，草野但求速效。安內之與禦外，無本則鮮功；求舊之與維新，一偏則爲害。臣賦性如忘機之鷗鳥，論才非熙績之夔龍，有燭武之老而無其奇謀，有司馬之迂而無其德望。豈敢不量斗筭之器，妄參帷幄之籌？惟既已遵旨北上，得遂瞻戀之忱，豈敢稱疾徘徊，自蹈辭難之咎。惟有恪遵成命，勉効馳驅，倘精神實有不支之時，才其實無補。

益之處，應請恩准隨時乞休，以安愚分而免貽誤。不揣冒昧，惶恐瀝陳。

奏摺與書啓 清代奏摺書啓，廣用駢文，末年尤盛。然亦施之於酬酢方面，慶賀慰唁謝答之類。至條陳軍國重事，論難政治得失，則仍以散行爲之。當時所謂幕僚，亦稱書啓朋友，罔有不擅駢體者。作者在錢君建人處，見其曾祖恭勤公（子密）爲曾文正公所辦奏稿真跡甚夥，其散行者，固多有關史料，其駢行者，間有曾文正公所改易之字句，均雅健欲流。曾文正公以古文雄於時，而亦長此道，則知風氣濡染，非一朝一夕矣。今錄錢君建人處所擬奏稿一篇於左，抬頭格式，悉依原稿，亦考訂舊時文物之一助也。（原稿今藏錢君建人處。又龍威秘書中，有馬俊良所輯之麗體金膏，選輯清代名人四六奏章甚多，亦可資參閱。）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准兵部火票遞到十二月初二日內閣奉

上諭，曾國藩塔齊布奏水陸官軍續獲大捷，肅清潯郡江面一摺，覽奏之餘，實深嘉慰。曾國藩著賞穿

黃馬褂，並發去狐腿黃馬褂一件，白玉四喜搬指一箇，白玉巴圖魯翎管一枝，玉靶小刀一柄，火鏢一把，交曾國藩祇領。又白玉四喜搬指一箇，白玉巴圖魯翎管一枝，玉靶小刀一柄，火鏢一把，交塔齊布祇領，以示優獎。等因，欽此。二十六日，又准軍機處

啓開：十二月二十六日，由

內交出年終奉

賞福字荷包銀錢銀鏢食物等件，由驛遞到營。當卽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先後祇領。竊臣等謬典戎行，毫無功績，荷

生成之逾格，業甄敍之頻加。廼蒙疊沛

恩綸，特頒

寵賚；纓影孔翠，羽儀增玉管之輝；袖染鷲黃，華袞炫金英之色；飭容刀於秘瑋，飲泱拾於強弦，重以

天藻親揮，

雲章下賁，盤輓則

錫從內府，珍饈則嘗自

天廚。凡茲逾分之殊榮，實屬非常之異數。鵲濡滋愧，鼈戴難勝，況當時局艱危，適拜殊

恩稠疊，恐事機之多拂，力不從心，念報稱之愈難，感尤思奮，臣等惟有同心戮力，竭慮殫精，切枕戈待

旦之忱，以期仰答

聖主鴻慈於萬一。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附驛陳奏，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中有「准軍機處啓開」一語，向例軍機處對外，祇有人與人之關係，故軍機處王大臣，對外多用「字寄」，否則用「啓」，「啓」之爲用，有如咨文，軍機處對外無咨文也。）

李文忠公會爲曾氏掌書記，對於此項應用之文，亦所夙擅。翊贊樞機之後，其所爲尺牘，多爲于式枚氏手筆，往往傳誦一時。今亦依照原文格式，採錄一通於左：

復兩江制臺會

天鷄未辨，媿小生學術之疏；江鯉遙傳，荷

元老品題之重。

褒嘉逾格，慙感交縈。敬維

沅翁宮保姻世叔大人，開府雄藩

扶輪大雅，

謝安石功高百辟，羣推

宏獎之風流；

陸伯言任重全吳，

早策榮名於中正。

帝以禮樂詩書之帥，

坐鎮江淮，人謂

彝倫鑒別之宗，咸歸月旦。

鼎茵在望，豫頌莫名。姪忝埴風雲，久更歲月，竊羨功臣建武，傳家守高密之經；敢云稚子能文，題贈

儼少陵之句。陪南國鸞鳳之侶，幸分出谷之一枝；拜

北平龍虎之人，喜附通家於三世。專肅佈謝，虔頌

勳祺。摹壁

尊謙不備。

姻世愚姪

（按「尊謙」指「手本」，古人謂之手版。通鑑：王坦之見桓溫，倒持手版，卽此物之淵源。清代士人以恭楷書官職全銜姓名於紅單帖上，照例見長官時用之，外官見京官亦用之。卽品秩平行者亦然。又酬酢書柬，亦往往繕就附入，故此函末尾用「摹壁尊謙」一語，壁謂繳還，摹則另抄一份之意。照例繳還原件，此言摹壁，或原件不便璧還故耳。）

駢文與小說 戲曲小說，間用駢文，已於前數章中，略爲論及。清代小說戲曲，自不能爲例外，亦

無庸廣事徵引也。清初蒲松齡固擅駢文，其所撰聊齋志異，久爲士林所稱道。其中胭脂故事中之判詞，花神故事中之檄文，皆作者搬弄駢詞地方，而序文駢四儷六，至今猶爲人所傳誦。嘉慶年間，陳球著燕山外史，敘述明代寶細祖與李愛姑戀愛情事，共三萬一千餘言，全用駢偶之體，實古今來最長之駢體文字。至其作風之卑，自不煩吾人之抨擊。姑錄一段，以供覽觀。

在愛姑初聞其感傷於夢寐，將信將疑，及見夫消瘦之容顏，殊憐殊惜。蜀帝之春魂乍返，鵲血猶流；巴山之夜話未終，猿腸已斷。第念儂身似水，豈同汶汶可污？孰知渠命如絲，祇自奄奄欲絕？未得往還通隔膜，終教日夜繫柔腸。卽今仲子頻來，洵屬人言可畏；倘後伯仁忽死，實由我殺無疑。因此烟柳凝翠，露桃含淚，托香腮而惆悵，扼玉腕以徘徊。寶篆熏殘，默默暗祈無事，金錢擲遍，喁喁細卜何辭。鎮日凭欄，密意常同花計較；終宵卻枕，幽情每與月商量。一寸心中，撞來小鹿；兩彎眉上，蹙盡新蛾。口縱不言，心能無感歟？

關於批評駢文之書籍，駢文中興，則駢文話之著作亦多，此亦理所固然。陳其年有四六金鑑，專講駢文之技術，如謀篇遣詞等等，而以古法今法劃分之。此後復討論駢文之目體製式格五種，格

分三種，最上渾成格，其次精嚴格，又其次巧密格。駢文貴於氣勢自然，其年所論，與吾人固無異致。

關於批評駢文之書籍，至孫梅四六叢話而始告美備。孫松友爲乾隆時人，其書之優點，可如下述。一曰發凡起例，綱舉目張。前二十八卷，敘文體，後五卷，論歷代作家。其論文體也，每章之前，均有敘論，而以參考資料附於後。敘論之窮源溯委，精審賅備，得未曾有；至所輯參考資料，固稱豐贍，亦難免支蔓之譏。（駢文通義末頁）二曰推闡駢文思潮，具有特識。卷首專論詩騷，以明系統，總論調和駢散，以示指歸。阮元序其書曰：「凡此評文之語，勒成講藝之書。四駢六儷，觀其全通；七曜五雲，考其沈博。而且體分十八，已括蕭劉；序首二編，特標騷選。比青儷白，卿雲增繡黻之輝；刻羽流商，天籟遏笙簧之響。使非胸羅萬卷，安能具此襟期？卽令下筆千言，未許臻茲醞釀也。」殆非過譽矣。

關於駢文選之輯刊，藉以標示宗義者，當推李兆洛之駢體文鈔，哀然居首。其所輯駢文，斷自六朝，六朝以後無聞焉。其言曰：「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既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

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駢體文鈔序）此從文體進化方面立論，主張駢散不分，陳義甚高，具有相當力量，且亦為提高地位設想也。至駢文類鈔分文體為三類：一曰廟堂之製奏進之篇，二曰指事述意之作，如論序墓誌銘誄祭種種，三曰緣情託興之作，如尺牘雜文等，似無關於宏旨。其所論作風與方法，則頗振振有辭。

古文家對於駢文之觀念 駢文至清代而中興，至古文之發展，則又有過之無不及。桐城陽湖，並轡兼驅，馳騫稱勝，似與駢文以最大之打擊，否亦宜有不利之言論。今不暇博引，列舉二三，以示隅反。

曾亮少好駢體文。異之曰：人有表示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余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報楊遵彥書，其意願不快也，而賤之也。異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來如雲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之辭，不足盡其意。（梅曾亮書管異之文集後）

某少好駢體之文，近始覺班馬韓柳之文為可貴。蓋駢體之文，如俳優登場，非絲竹金鼓佐之，

則手足無所措，其周旋揖讓非無可貴，然以之酬接，則非人情也。（梅曾亮復陳伯言書）

駢中無散，則氣壅而難疏，散中無駢，則辭孤而易瘠。兩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廢。……夫駢散之分，非理有參差，實言殊濃淡。……文有駢散，如樹之有枝幹，草之有花萼，初無彼此之別。所可言者，一以理爲宗，一以辭爲主。且夫理未嘗不藉乎辭，辭亦未嘗能外乎理，而偏勝之弊，遂至兩歧。始則土石同生，終乃冰炭相格，求其合而一之者，其爲通方之識，絕特之才乎。（劉開與

王子卿太守論駢體書）

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曄之下，如潘岳陸機沈約任昉等，此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轉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同類，於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爲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真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屏而不得與於其列。（曾國藩送周荇農南歸序）

曾文正公，喜爲聯語，聯語固駢文也。（見下章）吾家孟塗先生（開）少工駢文。故二公所論，較爲明允溫和。要之駢散會通之迹，已於諸人論斷中，可以窺其梗概。夫駢散古合而今分，流波所衍，復有會合之趨勢。文章以意爲主，以氣勢爲輔，本無間乎駢散，至進化觀念，本由簡以趨繁，由博而返約；則從來駢散之爭，吾人固無足介意焉云爾。

第十一章 駢文之支流餘裔——聯語

駢文史概，已具前章，略事補充，俾資談助。駢文不及散文之有用，殆昭昭然在人心目間，然絕對謂其爲無用，而欲一蹴廢之，亦可不必。聯語爲吾人每日接觸眼簾之物，雖屬駢文之餘技，而吉凶之禮，酬酢頌頌，亦至不可少。至於登臨憑弔，目所接者，亦多懸誦之聯。聯語之在吾國，幾成爲特殊之產物，羣衆欣賞之工具，卽在最近之將來，猶未易遽廢，則吾人予以一番之討論，又何可少？

駢文之發展，雖與文字以俱來，而聯語之玩弄，則爲時較晚。溯其沿革，乃在五代之際。梁章鉅楹聯叢話，成於清道光年間，爲最早談論聯語之書。其言曰：

嘗聞紀文達師言，楹帖始於桃符。蜀孟昶餘慶長春一聯最古。但宋以來春帖子多用絕句，其必以對語朱箋書之者，則不知始於何時也。按蜀檮杌云：蜀未歸宋之前一年，歲除日，昶令學士辛寅遜題桃符板於寢門，以其詞非工，自命筆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後蜀平，朝廷以

呂餘慶知成都，而長春乃太祖誕節名也。此在當時爲語識，實後來楹帖之權輿，但未知其前尙有可考否耳。

宋代名儒，如朱晦庵、真西山，皆有聯語傳世。如朱子題建寧府學明倫堂聯云：

師師庶僚，居安宅而立正位。

濟濟多士，由義路而入禮門。

曾附載於朱子全集後，而贈漳州士子一聯，

東牆倒，西牆倒，窺見室家之好。

前巷深，後巷深，不聞車馬之音。

尤爲人所樂道。真西山有春聯云：

坐着吳粵兩山色。

默契羲文千古心。

其他見諸宋人筆記者尙多。

春聯習尙，亦始於五代及宋時。三希堂法帖有東坡春帖子多首，以備皇太后皇太妃閣中之用，悉五言七言絕句，春帖子可爲春聯之濫觴，然當時之春帖，尙不全用聯語。

元代聯語之傳於今者，當推趙孟頫所作。濯纓亭筆記云：元世祖命子昂書應門聯，子昂題曰：

日月光天德，

山河壯帝居。

此用陳後主上隋文帝五言絕句，延及清代，人家春聯，猶喜書此十字。堅瓠集載子昂過揚州迎月樓趙家，其主人求作春聯，子昂題曰：

春風閨苑三千客，

明月揚州第一樓。

主人大喜，以紫金壺奉酬。宋人之聯語作風，多嚴重帶道學氣味，子昂諸作，較爲超逸而有神，此聯語進化之徵也。

明代聯語之傳世者較多，今摘錄若干。王守仁父海日先生題書室一聯云：

看兒曹整頓乾坤。

任老子婆娑風月。

用謝太傅對客語，吐屬自然，自翊之意，溢於言表。楊繼盛題書室云：

鐵肩擔道義。

辣手著文章。

可謂忠義之氣，倔強之態，如見其人。陳繼儒庭中書聯云：

天爲補貧偏與健。

人因見嬾誤稱高。

敝帚齋餘談，謂其「用陸務觀語，語雖謙抑，實簡傲也。」可見作者之性情喜怒哀樂，無一不畢露於聯語中，斯其所以爲可貴歟？

清代作者，更喜使用才氣。御製應制諸作，則多典重之筆。如清聖祖題乾清宮云：
表正萬邦，慎厥身修思永。

宏敷五典，無輕民事惟艱。

又高宗聯云：

克寬克仁，皇建其有極。

惟精惟一，道積於厥功。

均集書經成句，典重渾成，不媿廟堂之製。延至清初及清中葉，作者至夥，今僅論其作聯語較多之名家，以示一般。朱彝尊所作間雅，有名士風範。如除夕自題門聯云：

且將醕酎酬佳節。

未有涓埃答聖朝。

集唐人詩句也。又題山曉園云：

不設樊籬，恐風月被他拘束。

大開戶牖，放江山入我襟懷。

袁枚集句自題中堂云：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

亦爲集句格，至今仍爲人家常用之楹聯。梁同書鄭燮皆爲書家，撰聯自夥。山舟學士悼亡一聯云：

一百年彈指光陰，天胡此靳？

九十載齊眉夫婦，我獨何堪！

沉痛真摯，不僅以工整見長。板橋所作，大率於文字自然之中，寓狂放諧謔之語，及玩世不恭之態。如贈焦山長老云：

花開花落僧貧富。

雲去雲來客往還。

又集杜少陵詩，題杜少陵草堂垂花門云：

美人胡爲隔秋水？

先生有道出羲皇。

紀昀亦喜作聯，其賀清高宗八十壽云：

龍飛五十有五年，慶一人五數合天，五數合地，五星呈，五雲現，五代同堂，祥開五鳳樓前，五色
班斕輝彩帳。

鶴算八旬剛八月，祝萬歲八千爲春，八千爲秋，八元進，八愷升，八方從化，歌向八鸞隊裏，八仙
會繞詠霓裳。

則亦以工巧取勝矣。

聯語之提倡，要以曾國藩爲第一人，曾文正公以古文名家，論者謂其能中興桐城派，乃治事餘
閒，提倡聯語，不遺餘力。實與作駢文史者，以莫大之注意。其自撰諸聯，大率於雄渾勁健之中，自具深
婉遒麗之美，往往猶具古文筆法之妙用。如輓弟國華云：

歸去來兮，夜月樓臺花萼影。

行不得也，楚天風雨鷓鴣聲。

輓胡文忠母云：

武昌居天下上游，看郎君新整乾坤，縱橫掃盪三千里。

陶母是女中人傑，痛仙馭永辭江漢，感激悲歌百萬家！

措辭慷慨生哀，殆能注重氣勢者也。曾文正公既沒，輓語成一巨帙，名榮哀錄，而個別之作風，亦因之可以附見。薛時雨，名士也，故所作偶儻有風致，稱其爲人。

一个臣休休有容，頻年變理餘閒，小隊出郊垞，慣向山中招魏野。

萬戶侯綿綿弗替，當代元勳佐命，大名垂宇宙，豈徒江左誦夷吾？

左文襄公以政治家而有奇氣，且世傳其晚年與曾文正公不無芥蒂，故聯語云：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媿不如元輔。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語重心長，風骨峻爽。李文忠公以幹練稱於時，故所作以妥帖安詳勝。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爲門生長。

威名振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

其他佳作，固不及備錄。

當時羣彥，與曾文正公有同嗜，而所作較多者，宜推薛時雨，何紹基，彭玉麟與俞樾。俞曲園作品，輯有楹聯錄存，已達六百餘首，間雅有散文化。彭剛直公所作，其才氣勝於曲園，如題泰山聯云：

我本楚狂人，五岳尋仙不辭遠。

地猶鄒氏邑，萬方多難此登臨。

集詩句瀟灑自然，得未曾有。而莫愁湖一聯，

王者五百年，湖山具有英雄氣。

春光二三月，鶯花合是美人魂。

與俞曲園題莫愁湖勝棋樓聯語，

占全湖綠水芙蓉，勝國君臣棋一局。

看終古雕梁玳瑁，盧家庭院燕雙棲。

可謂異曲同工，二公固交稱莫逆者也。曲園題彭剛直公祠云：

偉哉斯誠河嶽精靈乎！自壯年請纓投筆，佐曾文正創建師船，青帆一片，直下長江，向賊巢奪小姑山去，東防欽黎，西障鄱潯，日日爭命於鋒鏑叢中，百戰功高，仍是秀才本色，外授疆臣辭，內授廷臣又辭，強弩漢夔龍，作林泉猿鶴，尙書劍履，回翔上接星辰，少保旌旗，飛舞遠臨海嶼，虎門開絕壁，岩疆突兀，力阨重洋，千載後過大角墩台，尋求遺跡，見者猶肅然動容，謂規模宏闊，布置精研，中國誠知有人在。

悲夫！今已旂常俎豆矣！憶疇昔傾蓋班荆，藉阮太傅留遺講舍，明鏡三潭，勸營別墅，從珂里移退省庵來，南訪雲棲，北遊花塢，歲歲追陪，到烟霞深處，兩翁契合，遂聯兒女姻緣，吾家童孫幼君家女孫亦幼，對桃李濃華，感桑榆暮景，越嶼初還，舉步早憐蹙蹙，吳閭七至，發言益覺含糊，鴛水遇歸橈，俄頃流連，便成永訣，數月前於右台仙館，傳報噩音，聞之爲潛焉出涕，念風物不殊，榮譎頓杳，老夫何忍拜公祠！

長聯至此，氣勢仍瀟灑流轉，無精疲力竭之病，亦可謂絕詣矣。（此聯不載楹聯錄存）何子貞

書名軼邁等倫，所作亦不能少，其題薛濤井云：

花箋茗椀香千載。

雲影波光活一樓。

清麗欲流，足以籠罩一切。晚近聞人，如王湘綺張季直均工聯語。王氏有湘綺樓聯語行世，其題曲園云：

曲徑通幽處。

園林無俗情。

輓潘絳翁云：

紫薇仙吏最高年，早儵然富貴叢中，閒話蓬萊水深淺。

黃閣同班傳盛事，更悵望昇平門下，春風桃李夢低回。

俱典雅清逸。張季直爲孫某題聯云：

老圃老農，吾不如也。

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亦以自然取勝。晚清詞家朱彊邨，輓江右某太守云：

曾以一麾守，騎馬爭傳江左右。

又是隔年事，看花曾過巷東西。

造語輕倩，儼然有長短句遺意。聯語作風如此之夥，殆亦清代駢文復興之影響也。

第十二章 今後駢文之展望

現代駢文作家錢子泉君，著有現代中國文學史，其論駢文，列有劉師培、李詳、王式通、孫德謙、孫雄諸人，然以章炳麟、王闈運，謚之爲魏晉文，則章氏亦可謂長於駢文矣。劉申叔有左庵文集，雄麗可誦。李審言師其鄉人汪中，而注重隸事，以藻繪稱。孫德謙著六朝麗指，推重氣韻，混駢散之爭，其書抉摘精微，發前人之所未發。馮煦序之曰：「並世作者，可得而言：蘓生鷹揚於嶺表（况周頤），芸子猿吟於蜀都（宋育仁），靜山鴻冥於毘陵（屠寄），審言鶴崎於淮左（李詳），並抽秘騁妍，標新領異，今益庵異軍特起，羣列退避……獨秀江東，未遑多讓。」亦可以見近代作者之一般。孫雄有師鄭堂駢體文存，辭旨雅粹，亦一時之宗。饒漢祥爲袁項城、黎黃陂掌書記，喜用四六爲公牘文，亦多佳篇傳世，其爲黎黃陂所作辭職文，「寧有辭條之葉，仍返林柯；墮溷之花，再登衽席」，或仍爲讀此書者所記憶也。梁啓超以創造新文體聞於時，其所作孝定景皇后祭文，亦屬駢製，雅麗欲流，豈美文非

駢體莫屬乎？以上諸人，半居鬼錄，其仍以駢文雄視一世者，則有張孟劬，王西神，黃公渚，瞿兌之諸君，作者之林，殆將日形銳減矣。

駢文存廢問題 新文學運動方張之際，陳獨秀氏曾著有文學革命論一篇，標明文學革新之旨趣，且大聲疾呼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夫駢文之衰落，誠不免於雕琢陳腐迂晦艱澀之譏；然駢文之佳者，亦何嘗無真摯清新明白曉暢之作品？徐庾諸作，抒情真摯，造語清新；至陸宣公奏議，則曉暢如話。駢文似亦毋庸盡行推倒也。

易言之，文章佳妙，宜有所寄。陸士衡文賦云：「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近。」昭明文選序云：「事出於沉思，義歸乎藻翰。」此皆一語破的文之駢散形式上之區別也；文貴意境超妙，情感真摯，敘景逼真，修詞雅潔，此駢散造詣之所同也。兼此衆長，始稱佳作。大抵文章之弊也，卽散文亦何嘗不可以阿諛取容，如壽序墓誌銘諸種文體，根本上卽難免此種譏諛。至文字之迂晦艱澀，雖散文亦常

有之。昌黎所謂「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奚必限於駢文？近代文豪龔定庵所爲散文，有時至詰屈不可讀，卽其一例。吾人評論古人文字，以立意抒情遣詞爲斷，而不必斤斤於形式可也。夏映庵先生序劄厂文稿云：「文無古今，其體隨世運而異，盛而衰，衰而復盛，猶運之剝復相尋也……唐以後治偶文輩，又苟習庸濫，取便箋奏，不能求端往古，而駢義之非，遂無能辯之者。」李拔可先生序劄厂文稿亦云：「文之奇偶，迹耳，而其實不在是。沈潛於學問，抒軸乎性情，發爲心聲，然後哀樂得其正，穠纖華質，感物制宜，奇與偶，等爲古之文也。」近人之論如是，誠可以泯駢散之爭矣。

矧中國文字，單詞隻義，挾駢文儷句以俱來，經過數千年之發展，其中豈無佳製？若謂六朝以前駢散不分，固應廣爲涉獵，駢散已分之後，吾人宜黜駢崇散，不得不一筆抹殺駢文，此則不可說矣。夫一筆抹殺駢文，則滕王閣序，隆祐太后告天下詔，皆將不得諡爲文學，可乎？今後之駢文，作者必少，苟有情感豐富意境深妙之作品，必仍可以傳世而行遠。至於專事用典，以艱深文其淺陋之作品，則必爲通人所指摘，誠以生今之世，復古之道，已可不必；況此種文字，雖古人爲之，亦不得諡爲佳作乎？

於此有應置問者，卽駢文之無用是也。然有用無用二語，在文學上，似亦可以聚訟；若絕對謂散

文爲有用，駢文爲無用，是又門戶之見耳。今不暇遠引，請徵之於遊戲文字，昌黎毛穎傳是否有用，恐亦成爲值得研究之問題。然其爲人傳誦，諡爲妙文，則固衆口一詞，靡有非難。駢文中似亦多此種文字，趙雲松（翼）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云：（見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爲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旣滿腰纏，卽辭手版。園誇宛委，佔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揄揚；嘗一櫛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苑笙歌，約杭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豔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爲此列款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巢穴，逐獼猴仍復原身。

眞所謂嘻笑怒罵，皆成文章，駢文固與散文無殊也。至文章之能否打動心弦，則視乎其內容之實質

如何，初不以文體駢散而有區別。宋邵伯溫「河南邵氏聞見錄」卷二云：「孫文懿公爲翰林學士，撰升祔李太后赦文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實生眇沖，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仁宗皇帝覽之，感泣彌月，公自此遂參大政。」類此之敘述，筆記中固多有之。

茲再就狹義言之，駢文之不克盡廢，更可了然。今日聯語之爲用，其普遍遠甚於前，中人之家，遇有吉凶賓禮，莫不以多致聯語爲榮，虛榮之心，本可訾議，然較之好貨賄者，畢竟尙勝一籌。至於吾人登山玩水，欣賞園居寺觀之盛，則愛好自然之外，實亦恃有古人之佳聯，以供吟賞。忙裏偷閒，聊玩時日，似亦不可無此點綴。若夫文人學士書寫投贈之什，則更足爲友朋歡樂之資，藝林佳話之助。凡茲種種，均足以證明在最近之將來中，駢文尙不能盡廢也。

進而言之，則作對亦作文練習之一種，不妨保留，以爲修詞之一助。吾人濡染舊式教育時，初次作文，每以屬對爲惟一不二法門。蓋作對之時，可以辨別文字之虛實，平仄之協調，試驗字彙之豐富，與思路之是否有系統。陳寅恪君某次爲清華大學出入學試驗題，論之至詳且盡。今節錄如次：

據積年經驗所得，以爲今後國文試題，應求一方法，其形式簡單，而涵義豐富，又與華夏民族語言文學有密切關係者，以之測驗程度，始能於閱卷定分時，有所依據，應試者無甚僥倖或甚冤屈之事。在今日藏緬語系比較研究之學未發展，真正中國語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無過於對對子之一方法。此方法去吾輩理想中之完善方法固甚遼遠，但尙是誠意不欺實事求是之一種辦法。略分四條，說明如下：

(甲)對子可以測驗應試者能否知分別虛實字及其應用，此理易解，不待多言。(乙)對子可以測驗應試者能否分別平仄聲，此節最關重要。聲調高下，與語言變遷文法應用之關係，學者早有定論。中國之韻文無論矣，卽美術性之散文，亦必有適當之聲調。若讀者不能分平仄，則不能完全欣賞與了解，竟與不讀，相去無幾，遑論仿作與轉譯？又中國古文句讀，多依聲調而決定，若讀者不通平仄聲調，則不知其文句起迄，故讀古書，往往誤解。(丙)對子可以測驗讀書之多少，及語藏之貧富。若出一對子，中有專名或成語，而對者能以專名或成語對之，則此人讀書之多少，及語藏之貧富，可以測知。(丁)對子可以測驗思想條理。凡上等之對子，必

具正反合之三階段。凡能對上等對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貫而有條理，故可藉之以選拔高才之士。（參閱陳寅恪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見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五日大公報文學副刊，青鶴雜誌第一卷第三期。）

今日研究國文教學法者，人才輩出，關於作文之練習，殊有新猷，亦正不妨以屬對之法，補充其間，視爲諸種測驗中之一種。俾學子多一種文字練習機會，固無傷於大雅耳。若以西洋修詞學中本無此法，遂屏而不用，以爲卻行求前，愚不可及，此又曲士拘墟之見，甚爲賢者所不取也。

駢文之發展宜謀本身之自救。明清以還，駢文埋沒於律賦之中，書啓之內，而後惡濫陋劣，不可復讀，應用愈廣，而風格愈卑，古文家摧陷廓清之，宜也。古文作家，日新月盛，而後散文之空疏庸廓，亦爲人所共見，因此而有文學革命，摧陷廓清之者，乃爲白話文。是知文章之弊，別有所在，初不盡以形式而爲人詬病，特駢文之形式，易趨板滯，釘餽字句，僻典欺人，其腐化自更速。今欲爲補偏救弊之計，則莫如尋文章之正軌。正軌非他？意境必高，情感必真，修詞必潔，此皆文章上之普通條件，駢文欲謀本身之自救，亦舍此而莫由也。陸士衡文賦云：「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執兩用中，舍茲

奚屬焉？

申言之，今後駢文應取之途徑，自然而已矣。善乎孫隘堪之言曰：「六朝文之可貴，蓋以氣韻勝，不必主才氣立說也。齊書文學傳論曰：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若取才氣橫溢，則非六朝真訣也。昌黎謂惟其氣盛，故言之高下皆宜。斯古文家應爾，駢文則不如此也。六朝文中，往往氣極逾鍊，欲言不言，而其意則若即若離，上抗下墜，潛氣內轉，故駢文蹊逕，與散文之氣盛言宜，所異在此。」（六朝麗指）錢子泉亦云：「主氣韻勿尙才氣，則安雅而不流於馳騁，與散行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則疏逸而無傷於板滯，與四六分疆。」（駢文通義）讀者試一觀駢散進化之迹，古合而今分，駢文演變爲四六文後，氣格方傷於板滯，則上項氣韻自然之說，實可爲吾人之準繩，而爲今後駢文應取之方針也。

特就自然而論，用典用字，亦須自然，特作風之自然，非庸熟之謂，庸熟爲文章之大忌，自然而出以清新，斯爲絕詣。杜少陵詩：「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自然而出以清新俊逸，此駢文中之庾鮑，所以爲文章宗也。而作風清新自然，又爲文章之極致，庾子山之文章，冠冕古今，夫豈無由？

白話與駢文 於此有不得不一言者，卽白話之與駢文對壘是也。白話文在求大多數人之了

解，駢文祇供少數人之欣賞，其爲鑿柄，似無待言，然白話文亦有詰屈不易了解者，駢文亦未嘗無流利文字，若以了解之分量而論，駢文固不如白話文多矣。特白話文中，亦未始不可用駢句，今以聯語爲例，如楹聯叢話卷十二記茶亭聯云：

四大皆空，坐片刻無分爾我。

兩頭是路，吃一盞各自東西。

大抵諧聯中多有白話者，詩詞亦然，吾人耳熟能詳，亦不必遍舉矣。

中國文化史叢書第一輯二十種

王雲五 傅緯平主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每部定價三十元

廿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六册 以後每月續出六册 四期出齊

全部預約二十一元 廿六年二月底止 另訂分期付款辦法

單行本特價 每期出版之書照定價七折發售各以四個月為限

- | | | | |
|---------|--------------|--------|----------------|
| 中國經濟學史 | 馬宗霍著一册定價一元 | 中國文字學史 | 胡樸安著二册定價四元 |
| 中國理學史 | 賈豐臻著一册定價一元五角 | 中國算學史 | 李儼著一册定價一元七角 |
| 中國田賦史 | 陳登原著一册定價一元五角 | 中國度量衡史 | 吳承洛著一册定價二元四角 |
| 中國鹽政史 | 曾仰豐著一册定價一元三角 | 中國醫學史 | 陳邦賢著一册定價一元八角 |
| 中國法律思想史 | 楊鴻烈著二册定價三元 | 中國商業史 | 王孝通著一册定價二元四角 |
| 中國政黨史 | 楊幼炯著一册定價一元三角 | 中國陶瓷史 | 吳仁敬 辛安潮著一册定價一元 |
| 中國交通史 | 白壽彝著一册定價一元七角 | 中國繪畫史 | 俞劍華著二册定價三元六角 |
| 中國南洋交通史 | 馮承鈞著一册定價一元七角 | 中國駢文史 | 劉麟生著一册定價一元 |
| 中國殖民史 | 李長傳著一册定價二元 | 中國考古學史 | 衛聚賢著二册定價二元 |
| 中國婚姻史 | 陳順遠著一册定價一元五角 | 中國民族史 | 林惠祥著二册定價三元六角 |

王雲五 傅緯平 主編

中國文化史叢書第二輯書目預告

本叢書擬出八十種分爲四輯陸續發行除第一輯已開始出版外茲先將第二輯書目及著者預告於左

中國目錄學史	姚名達著	中國建築史	傅緯平等著
中國圖書史	蔣復聰著	中國水利史	鄒肇經著
中國倫理學史	蔡元培著	中國金石史	易大厂著
中國政治思想史	楊幼炯著	中國散文史	陳柱著
中國地方政制史	聞鈞天著	中國俗文學史	鄭振鐸著
中國經濟思想史	壽勉成著	中國疆域沿革史	顧頡剛著
中國經濟史	壽毅成著	中國日本交通史	王輯五著
中國音韻學史	張世祿著	中國西域交通史	曾問吾著
中國曆法史	朱文鑫著	中國地理學史	王庸著
中國農業史	萬國鼎著	中國史學史	何炳松著

商務印書館謹啓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三版

(85672.2)

中國文化史叢書 中國駢文史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
翻印必究

著者

劉麟生

主編者

王雲五
傅緯平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章德宣)

*E三一六三

銀

雙

